

西湖夢尋 啓元



乙 46

西湖夢尋

明·張岱著



第一輯
第二十三種

依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二十二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二月初版

西湖夢尋

普及本實價一角五分
特印本實價二角

撰著者 張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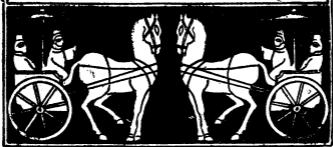
校點者 阿蠶

主編者 施蠶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第一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一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二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十七號



初版本1—2500本

本書封面題簽：沈啟无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提目

西湖夢尋五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國朝張岱撰。岱字陶庵，自號蝶庵居士。家本劍州，僑寓錢塘。是編乃於杭州兵燹之後，追記舊遊，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門，分記其勝。每景首爲小序，而雜採古今詩文，列於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體例全仿劉侗帝京景物略，其詩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

西·朝·夢·尋 提目

序

本華作海賦，思路偶澀，或教之曰：爾何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華因言其上下四旁，而海賦遂成。蓋華之賦海，海之景物已盡，特缺其上下四旁已耳。則是海爲主，而上下四旁其輔也。若田叔和之作西湖志，志都城，志大內，志市井里坊，志人物流寓，志士女游觀，無所不志，而西湖之景物反多遺漏，則是借名西湖，而實與西湖無與。故碑記詩文，自蘇白以後，記如袁石公之靈巧，張鍾山之道勁，李長蘅之淡遠，詩如王弇州之華瞻，徐文長之奇崛，王季重之雋穎，無一字入志焉。得謂之志乎。張陶庵盤礴西湖四十餘年，水尾山頭，無處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識者，而陶庵識之，獨詳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獨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變遷，無怪其驚惶駭怖，乃思夢中尋往也。雖然，西園雅集，得米海嶽一紋，而人物園亭儼然未散，建章宮闕，得張茂先一語，而千門萬戶，彷彿猶存。有夢尋一書，而使舊日之西湖，於紙上活現，則張陶庵之有功於西湖，斷不在米海嶽張茂先之下哉。潞谿白嶽王雨謙謹。

西朝夢尋序

序

天下山水之妙，有以詩傳者，有以畫傳者。自王摩詰以一身兼之，讀之者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遂將詩畫合爲一物。若西湖則不然。西湖之妙，妙在空靈晶映，一入於詩，便落脂粉。即東坡二詩，亦所不免。世間凡物，竹籬荇舍，雜大桑麻，一入於畫，無不文雅。而西湖圖景，雖桃柳舟航，猶是滓穢太清。故余獨謂看西湖，決不能爲西湖之畫。看西湖，決不能爲西湖之詩也。余友張陶庵，筆具化工，其所記遊，有鄒道元之博奧，有劉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麗。有王季重之談諧，無所不有。其一種空靈晶映之氣，尋其筆墨，又一無所有。爲西湖傳神寫照，政在阿堵矣。若使陶庵於此，仍作詩想，仍作畫想，一着揣摩，便於西湖十去八九。即在夢中，亦是鬢髮。有想有因，衛洗馬之病在膏肓，政未易瘳也。弟祁多佳畫，於鐔仙廬。

西
朝
夢
尋
序

序

張陶庵作西湖夢尋，以西湖園亭桃柳，簫鼓樓船，皆殘缺失次，故欲夢中尋之，以復當年舊觀也。余獨謂不然，余以西湖本質自珍，濃抹固佳，淡粧更好，湖中之繁華綺麗，雖凋殘已盡，而湖光山色，未嘗少動分毫。東坡所謂晴光灩澦，雨色空濛，故端然自在也。西湖向比西子，若樓臺地館，則西子之錦衣袿服也；嫩柳夭桃，則西子之歌喉舞態也；近日西子，乃罷歌舞，去靚粧，拔簪珥，解衣盤礴，政當西子澡盆出浴之時，須看其冰肌玉骨，妖冶動人，何待髀服喬粧，方爲絕色也哉？子輿氏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以惡人而齋戒沐浴，尚可以事上帝，何況西子本身自潔，更能齋戒沐浴，其芳香藻潔，當更增百倍矣。陶庵於此，政須着眼，何必輾轉反側，寤寐求之，乃欲以妖夢是踐也，社弟查繼佐偶書。

西
南
夢
尋
序

六

序

張陶庵昨西湖夢尋向余問曰弟聞華嚴經佛言華嚴世南瞻部洲特華嚴海中一彈丸之地則西湖不直一蠱殼水其境界甚小湯若士傳南柯蟻穴中有國都郡邑社稷山川則西湖不止一蟻穴其境界又甚大兩說不一乞和尚爲我平章之余曰佛言世間凡事大小皆緣心閒若見爲大則芥子須彌矣若見爲小則黃龍蟻垤矣佛於此只不動念則境界俱空大小盡化蕉鹿莊蝶一聽其自爲變幻於我空相則亦何有以余所見大小高下只在目前卽以西湖言之爾見六橋三竺纏綿湖山其大若此若置身於南北高峯由高視下西湖止一杯之水歌舫漁舟正如飛鳥浮芥爲物甚微蓋眼界所及愈低愈小則愈高愈大莊生所言鯤背鵬翼千里而遙鵬之視人亦何異人之視蟻齊諧志怪勿得盡以寓言忽之昔有人渡海飛來一物大如風帆以篙擊之是一蝶翅稱之重八十餘觔則天壤間實有是境實有是物或大或小一任人之見地爲之余眼光不及數武何能爲爾定其大小也爾若只以舊夢是尋尙在杯水浮芥中往來盤礴何足與於寥廓之觀武林道隱偶題

西
湖
步
尋
序

八

序

甲申三月，一夢蹊蹊三十年來，若寤若夢，未得即醒，傍人且將升屋喚之，猶恐魂之不返，何暇尋夢中所有，且尋昔日夢中之所有哉。張陶庵見西湖殘破，而思盡榻于徐，惟舊夢是保，自謂計之得矣。吾謂陶庵，惟知舊夢，而不知新夢。論舊夢者曰：夢必有想，夢必有因，故無想無因，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擔甕噉鐵杵，若新夢，則不然。淳于芬夢入南柯，則身歷蟻穴，幻人能吞刀吐火，則口煨鋼鋒，銜玢之論想論因，反落膚淺之見矣。昔王荆公與東坡論揚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爲後人所譏。東坡曰：軾亦疑一事。荆公曰：何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余見陶庵所說之西湖，與近日所見之西湖，毫無足據，亦謂明季時果有西湖否？且謂明季時西湖中果有張陶庵否？識得明季時未必有西湖，方可與尋西湖，識得明季時西湖中未必有陶庵，方可與讀陶庵西湖之夢。尋古夢，舊史李長祥書。

西
朝
夢
尋
序

序

余生不辰，闕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奇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爲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天桃、歌舞榭，如洪水湮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爲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尙得完全無恙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也，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僮，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蓬榻於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爲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覺即夢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感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脰，嗟嗟，金盞瑤柱，過舌卽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饑哉。歲辛亥七月，非望，古劍蝶庵老人張岱題。

西
湖
夢
尋
序

西湖夢尋

卷之一

古劍蝶庵張 岱著纂

西湖總記

明聖二湖

自馬鑾開鑑湖而蘇漢及唐得名最早。後至北宋西湖起而奪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鑑湖之滄遠自不及西湖之治豔矣。至於湘湖制僻處蕭然。舟車罕至。故韻士高人無有齒及之者。余弟毅孺常比西湖爲美人。湘湖爲隱士。鑑湖爲神仙。余不謂然。余以湘湖爲處子。眠艇羞澀。猶及見其未嫁之時。而鑑湖爲名門閨淑。可欽而不可狎。若西湖則爲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嫖嫖之矣。人人得而嫖嫖。故人人得而豔羨。人人得而豔羨。故人人得而輕慢。在春夏則熱鬧之。至秋冬則冷落矣。在花朝則喧闐之。至月夕則星散矣。在晴明則萍聚之。至雨雪則寂寥矣。故余嘗謂善讀書。無過董遇三餘。而善遊湖者。亦無過董遇三餘。董遇曰。冬者歲之餘也。夜者日之餘也。雨者月之餘也。雪歲古梅。何遜烟隄高柳。夜月空明。何遜朝花。

綽約。雨色溶漾。何遜晴光灑灑。深情領略。是在解人。卽湖上四賢。余亦謂樂天之曠達。固不若和靖之靜深。鄴侯之荒誕。自不若東坡之靈敏也。其餘如賈似道之豪奢。孫東瀛之華贍。雖在西湖數十年。用錢數十萬。其於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風味。實有未曾夢見者在也。世間措大。何得易言遊湖。

蘇軾夜泛西湖詩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證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又湖上夜歸詩

我飲不盡器。半酣尤味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邨。依依聞暗香。

又懷西湖客晁美叔詩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烟。清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賣緣。問道若有得。買

魚弗論錢。

李奎西湖詩

錦帳開桃岸。蘭橈繫柳津。鳥歌如勸酒。花笑欲留人。鐘磬千山夕。樓臺十里春。回看香霧裏。羅綺六橋新。

蘇軾開西湖詩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紜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蕙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繼。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金波。

周立勳西湖詩

平湖初漲綠如天。荒草無情不記年。猶有當時歌舞地。西冷烟雨麗人船。

夏煒西湖竹枝詞

四面空波捲笑聲。湖光今日最分明。舟人莫定游何處。但望鴛鴦睡處行。平湖竟日只溟濛。不信韶光只此中。笑拾楊花裝半臂。恐郎到晚怯春風。行觴次第到湖灣。不許鶯花半刻閒。眼看誰家金絡馬。日暎春色向孤山。春波四合沒晴沙。畫在湖船夜在家。怪殺春風歸不斷。擔頭原自插梅花。

歐陽修西湖詩

菡萏香消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趙子昂西湖詩

春陰柳絮不能飛，雨足蒲芽綠更肥。只恐前呵驚白鷺，獨騎款段遠湖歸。

袁宏道西湖總評詩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橋十里風，勝果一天月。錢祠無佳處，一片好石碣。孤山舊亭子，涼蔭滿林樾。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髮。南高看雲生，北高見日沒。楚人無羽毛，能得幾遊越。

范景文西湖詩

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烟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看青山。

張翥西湖詩

追想西湖始，何緣得此名。恍逢西子面，大服古人評。冶豔山川合，風姿烟雨生。奈何呼不已，一往有深情。一望烟光裏，滄茫不可尋。吾鄉爭道上，此地說湖心。潑墨米顛畫，移情伯子琴。南華秋水意，千古有人欽。到岸人心去，月來不看湖。漁燈隔水見，隄樹帶烟模。

真意言詞盡，淡粧脂粉無。問誰能領略，此際有髡蘇。

又西湖十景詩

一峯一高人，兩人相與語。此地有西湖，勾留不肯去。（兩峯插雲）湖氣冷如冰，月光淡于雪。

肯棄與三潭，杭人不看月。（三潭印月）高柳蔭長隄，疏疏漏殘月。醵躡步鬆沙，恍疑是踏雪。

（斷橋殘雪）夜氣滯南屏，輕風薄如紙。鐘聲出上方，夜渡空江水。（南屏晚鐘）烟柳暮桃花，紅

玉沈秋水。文弱不勝夜，西施剛睡起。（蘇堤春曉）頰上帶微醺，解頤開笑口。何物醉荷花，煖

風原似酒。（麴院荷風）深柳叫黃鸝，清音入空翠。若果有詩腸，不應比鼓吹。（柳浪聞鶯）殘塔

臨湖岸，頽然一醉翁。奇情在瓦礫，何必藉人工。（雷峯夕照）秋空見皓月，冷氣入林泉。靜聽

孤飛雁，聲輕天政高。（平湖秋月）深恨放生池，無端造魚獄。今來花港中，肯受人拘束。（花港觀魚）

觀魚

柳耆卿望海潮詞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

景風池誇（金主聞此詞蓋西湖勝景遂起投鞭渡江之風）

子國寶風入松詞

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鶻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

西湖北路

玉蓮亭

白樂天守杭州。政平訟簡。貧民有犯法者。於西湖種樹幾株。富民有贖罪者。令於西湖開葑田數畝。歷任多年。湖葑盡拓。樹木成陰。樂天每於此地。載妓石山。尋花問柳。居民設像祀之。亭臨湖岸。多種青蓮。以象公之潔白。右折而北。爲觀舟亭。樓船鱗集。高柳長隄。游人至此。買舫入湖者。喧闐如市。東去爲玉堯園。湖水一角。僻處城阿。舟楫罕到。寓西湖者。欲避囂雜。莫于此地。爲宜園中有樓。倚牕南望。沙際水明。常見浴鳧數百。出沒波心。此景幽絕。

白居易玉蓮亭詩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層翠。月照波心一點珠。碧毯綠頭抽早

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孤山寺北謝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谷。誰家燕子啄新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猶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深裏白沙隄。

昭慶寺

昭慶寺自獅子峯屯霞石發脈。堪輿家謂之火龍。石晉元年始創。燬於錢氏。乾德五年。宋太平興國元年。重建立戒壇。天禧初。改名昭慶。是歲又火。迨明洪武至成化。凡修而火者再四。年以倭亂。恐賊據爲巢窟。火之事平再造。遂用堪輿家說。闢除民舍。使寺門見水。以厭火災。隆慶三年。復燬。萬曆十七年。司禮監太監孫隆。以織造助建。懸幢列鼎。絕盛一時。而兩廡櫺比。皆市廛精肆。奇貨可居。春時有香市。與南海天竺山東香客及鄉鄰婦女兒童。往來交易。人聲嘈雜。舌敝耳聾。抵夏方止。崇禎十三年。又火。烟焰障天。湖水爲赤。及至清初。踵事增華。戒壇整肅。較之前代。尤更莊嚴。一說建寺時。爲錢武肅王八十大壽。寺僧圓淨。訂繙流古。模天香勝蓮。勝林慈受慈雲等。結蓮社。誦經放生。爲王祝壽。每月朔登壇設戒。居民行香禮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昭慶。今以古德諸號。卽爲房名。

袁宏道昭慶寺小記

從錢塘門而西望寶俶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似頰。溫風如酒。波紋若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次早陶石簪帖子至。十九日。石簪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張岱西湖香市記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盡于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墳。市于湖心亭。市于飛來峯。無不市。而獨湊集于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疊夸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擺。無屋則廠。廠外有篷。篷外又攤。節節寸寸。凡縹霜簪耳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孖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似頰。溫風如酒。波紋若綾。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聞都。不勝其邨。

妝野婦之喬畫芳蘭。蕪澤不勝其合香。芟萎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欲笙之聒帳。鼎鑪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能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禎庚辰。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歲。落饑民強半餓死。壬午道鯁。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饑殍。昇出扛撓相屬。時杭州劉太守夢謙。泮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詞餽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謂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泮州。可作西湖寶錄。

哇哇宕

哇哇石在棋盤山上。昭慶寺後。有石池。深不可測。峭壁橫空。方員可三四畝。空谷相傳。聲噴。應如小兒踏馬。上有棋盤石。聳立山頂。其下烈士祠。爲朱躡金勝祝威諸人。皆宋時死金人難者。以其生前有護衛百姓功。故至今祀之。

屠隆哇哇宕詩

昭慶莊嚴盡佛圖。如何空谷有呱呱。千兒乳墜成賢劫。五覺聲聞報給孤。流出桃花綠古

宕飛來怪石入冰壺，隱身巖下傳消息。任爾臨崖動地呼。

大佛頭

大石佛寺。攷舊史。秦始皇東遊入海。纜舟于此石上。後因賈平章住裏湖葛嶺。宋大內在鳳凰山。相去二十餘里。平章聞朝鐘響。卽下湖船。不用篙楫。用大錦纜絞動盤車。則舟去如駛。大佛頭。其繫纜石椿也。平章敗。後人鐫爲半身佛像。飾以黃金。搆殿覆之名。大石佛院。至元末燬。明永樂間。僧志琳重建。敕賜大佛禪寺。賈秋壑爲誤國奸人。其于山水書畫骨董。凡經其鑒賞。無不精妙。所製錦纜。亦自可人。一日臨安失火。賈方在半閒堂鬪蟋蟀。報者絡繹。賈殊不顧。但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直至太廟矣。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昇與人里許。卽易。倏忽至火所。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于是帥率勇士數十人。飛身上屋。一時撲滅。賈雖奸雄。威令必行。亦有快人處。

張岱大石佛院詩

余少愛嬉遊。名山恣探討。秦嶽旣囁峨。補陀復杳渺。天竺放光明。齊雲集百鳥。活佛與靈神。金身皆藐小。自到南明山。石佛出雲表。食指及姆指。七尺猶未了。寶石更特殊。當年石工巧。磨石數丈高。止塑一頭腦。量其半截腰。丈六猶嫌少。問佛幾許長。人天不能曉。但見

往來人盤旋如虱蚤而我獨不然參禪已到老人地而摩天何在非佛道色相求如來鉅細皆心造我視大佛頭仍然一莖草

甄龍友西潮大佛頭贊

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撇

保俶塔

寶石山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錢武肅王封壽星寶石山羅隱爲之記其絕頂爲寶峯有保俶塔一名寶所塔蓋保俶塔也宋太平興國元年吳越王俶開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溶孫承祐入朝恐其被留許造塔以保之稱名尊天子也至郡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一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旣歸造塔以報佛恩保俶之名遂誤爲保叔不知者遂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俶爲人敬慎放歸後每視事徒坐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俶敢寧居乎每修省入貢焚香而後遣之未幾以地歸宋封俶爲淮海國王其塔元至正末燬僧慧炬重建明成化間又燬正德九年僧文鏞再建嘉靖元年又燬二十二年僧永固再建隆慶三年大風折其頂塔亦漸圯萬曆二十二年重修其地有壽星石屯霞石去寺百步有看松臺俯臨巨壑凌

駕松杪，看者驚悸。塔下石壁孤峭，綠壁有精廬四五間，爲天然圖畫閣。

黃久文冬日登保俶塔詩

當峯一塔微，落木淨烟浦。日寒山影瘦，霜泐石稜苦。山雲自悠然，來者適爲主。與子欲談心，松風代吾語。

夏公謹保俶塔詩

客到西湖上，春遊尙及時。石門深歷險，山閣靜憑危。午寺鳴鐘亂，風潮去舫遲。清樽歡不極，醉筆更題詩。

錢思復保俶塔詩

金刹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江樹晚逾青。鑿屋巖藏雨，黏崖石墜星。下西湖上客，歌吹正沈冥。

瑪瑙寺

瑪瑙坡在保俶塔西，碎石文瑩，質若瑪瑙，土人採之，以鑄圖象。晉時遂建瑪瑙寶勝院，元末燬。明永樂間重建，有僧芳洲，僕天藝，竹得泉，遂名侯夫泉。山顛有閣，凌空特起，憑眺最勝。俗稱瑪瑙山居。寺中有大鐘，侈弁齊適，舒而遠聞。上鑄蓮經七卷，金剛經三十二分，晝夜十二時。

保六僧撞之。每撞一聲。則法華七卷。金剛三十二分。宰字皆聲。吾想法夜聞鐘。起人道念。一至旦晝。無不晷亡。今于平明白晝時。聽鐘聲。猛爲提醒。大地山河。都爲震動。則鏗鉤一響。是覺法華一轉。般若一轉矣。內典云。人間鐘鳴未歇際。地獄衆生。刑具暫脫此間也。鼎革以後。恐寺僧惰慢。不克如前。

張岱瑪瑙寺長鳴鐘詩

女媧鍊石如鍊銅。鑄出梵王千斛鐘。僕夫泉清洗刷早。半是頑銅半瑪瑙。錘金琢玉昆吾刀。盤旋鐘紐走蒲牢。十萬八千法華字。金剛般若居其次。貝葉靈文滿背腹。一聲撞破蓮花獄。萬鬼桁楊暫脫離。不愁漏盡啼荒雞。晝夜百刻三千杵。菩薩慈悲淚如雨。森羅殿前免刑戮。惡鬼猙獰齊退役。一擊淵淵大地驚。青蓮字字有潮音。特爲衆生解冤結。其聽毘盧廣長舌。敢言佛說盡荒唐。勞我閨黎日夜忙。安得成湯開一面。吉網羅鉗都不見。

智果寺

智果寺。舊在孤山。錢武肅王建。宋紹興間。造四聖觀。徙於大佛寺西。先是東坡守黃州。於潛僧道潛。號參寥子。自吳中來訪。東坡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東坡守杭。參寥卜居智果。有泉出石罅間。寒食之明日。東坡來訪參寥。汲泉煮茗。適符

所夢。東坡四顧墳壙。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比上巖堂。當有九十三級。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胤耳。吾死後。當舍身爲寺中伽藍。參寥遂塑東坡像。供之伽藍之列。留偈壁間。有金剛開口笑。鍾樓樓笑。金剛兩打頭。直待有鄰通一綫。兩重公案一時修。後寺破敗。崇禎壬申。有揚州茂才鮑同德字。有鄰者。來寓寺中。東坡兩次入夢。屬以修寺。鮑辭以貧。士安辦此。公曰。子第爲之。自有助子者。次日。見壁間偈。有有鄰二字。遂心動立願。作酉冷記夢。見人輒出示之。一日至邸。遇維揚姚永言。備言其夢。座中有粵東謁選進士宋公兆輪者。甚爲駭異。次日。宋公筮仕。遂得仁和。永言德惠之。宋公力任其懇。寺得再葺。時有泉適出寺後。好事者仍名之參寥泉焉。

六賢祠

宋時西湖有三賢祠兩。其一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也。其一在龍井。資聖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辨才。蘇東坡也。寶慶間。袁樵移竹閣。三賢祠爲蘇公隄。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卻與袁樵趁酒錢。又據陳眉公筆記。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和靖清節。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黃山谷有水仙花詩。用此事。錢塘昔開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搗詩句宜。

在孤山處士家則宋時所祀。止和靖一人。明正德三年郡守楊孟英重濬西湖立四賢祠以祀李鄴侯白蘇林三人。杭人益以楊公稱五賢。而後乃祔揚公。增祀周公維新王公兪州稱六賢。祠張公亮曰湖上之祠宜以久居其地與風流標令爲山水深契者乃列之。周公冷面且爲神明有別祠矣。兪州文人與湖非久要。今並四公而坐恐難熟熱也。人服其確論。

張明弼六賢祠詩

山川亦自有聲氣。西湖不易與人熱。五日京兆玉兪州。冷面臬司號寒鐵。原與湖山非久要。心胸不復留風月。猶議當時李鄴侯。西冷尙未通舟楫。惟有林蘇白樂天。真與烟霞相結納。風流俎豆自千秋。松風菊露梅花雪。

西冷橋

西冷橋一名西陵。或曰卽蘇小小結同心處也。及見方子公詩有云。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冷第一橋。陵作冷。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柳色青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冷故實耶。昔趙王孫孟堅子固。常客武林。值菖蒲節。周公謹同好事者。邀子固遊西湖。酒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冷橋。掠孤山蘼舟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

歎以爲真謫仙人。得山水之趣味者。東坡之後。復見此人。

袁宏道西泠橋詩

西泠橋水長在松葉細如針。不肯結羅帶。鶯如衫。燕如釵。油壁車。斫爲柴。青驄馬。自西來。昨日樹頭花。今朝陌上土。恨血與啼魂。一半逐風雨。

桃花雨詩

邊碧深紅大半殘。惡風催雨剪刀寒。桃花不比杭州女。洗卻胭脂不耐看。

李流芳西泠橋題畫

余嘗爲孟陽題扇多寶峯頭石欲摧。西泠橋邊樹不開。輕烟薄霧斜陽下。曾泛扁舟小築來。西泠橋樹色真使人可念。橋亦自有古色。近聞且改築。當無復舊觀矣。對此悵然。

岳王墳

鄂岳王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葬。後朝廷購求葬處。順之子以告。及啓棺如生。乃以禮服殮焉。隗順史失載。今之得之崇封祀享。於壘千秋。皆順力也。倪太史元璐曰。岳王祠泥範忠武。鐵鑄槍高人之欲不朽。槍高也。甚于忠武。按公之改謚忠武。自隆慶四年。墓前之有秦檜王氏万侯高三像。始于正德八年。指揮李隆以銅鑄之。旋爲游人撻碎。後增張俊一像。

四人反接跪于丹墀。自萬曆二十六年按察司副使范濂，易之以鐵，遊人椎擊益狠，四首齊落，而下體爲亂石所擲，止露肩背。旁墓爲銀瓶小姐，王被害，其女抱銀瓶墜井中死。楊鐵崖樂府曰：岳家父國之城，秦家奴城之傾。皇天不靈，殺我父與兄。嗟我銀瓶爲我父，縋縈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墓前有分屍檜，天順八年杭州同知馬偉鋸而植之，首尾分處，以示磔檜狀。隆慶五年，大雷擊折之。朱太史之俊曰：一秦檜耳，鐵首木心，俱不能保至此。天啓丁卯，浙撫造祠媚璫窮工極巧，徒蘇隄第一橋於百步之外，數日立成，駭其神速。崇禎改元，魏璫敗，毀其祠，議以木石修王廟，卜之王，王弗許。

岳雲王之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得其力，大捷。號曰贏官人，軍中皆呼焉。手握兩鐵鎗，重八十觔。王征伐未嘗不與，每立奇功。王輒隱之，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死年二十二。贈安遠軍承宣使，所用鐵鎗猶存。

張憲爲王部將，屢立戰功。紹興十年，兀朮屯兵臨穎，憲破其兵，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秦檜主和，班師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卒無人應。張俊燬煉憲，被掠無完膚，強辯不伏，卒以冤死。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正德十二年，布衣王大祐發地得碣石，乃崇封焉。郡守梁材建廟，修撰唐皋記之。

牛皋墓在棲霞嶺上。皋字伯遠，汝州人。岳鄂王部將，素立戰功，秦檜懼其怨己，一日大會衆軍士置毒害之。皋將死，歎曰：吾年近六十，官至侍從郎，一死何恨，但恨和議一成，國家日削，大丈夫不能以馬革裹屍報君父，是爲歎耳。

張景元岳墳小記

岳少保墳祠，祠南向，舊在園闌。孫中貴爲買民居，開道臨湖，殊愜大觀。祠右衣冠葬焉，石門華表，形製不鉅，雅有古色。

周詩岳王墳詩

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干戈戎馬異，涕淚古今同。目斷封邱上，蒼蒼夕照中。

高啓岳王墳詩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霧中。

唐順之岳王墳詩

國恥猶未雪，身危亦自甘。九原人不返，萬壑氣長寒。豈恨藏弓早，終知借劍難。吾生非壯

士於此髮衝冠。

蔡汝南岳王墓詩

誰將三字獄，墮此一長城。北望真堪淚，南枝空自榮。國隨身共盡，君恃相爲生。落日松風起，猶聞劍戟鳴。

王世貞岳墳詩

落日松杉覆古碑，英風颯颯動靈祠。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黃龍大將旗。三殿有人朝北極，六陵無樹對南枝。莫將烏啄論勾踐，烏盡弓藏也不悲。

徐渭岳墳詩

墓門慘淡碧湖中，丹腹朱扉射水紅。四海龍蛇寒食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坤博，忠孝傳家俎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飯隔春風。

張岱岳王墳詩

西冷烟雨岳王宮，鬼氣陰森碧樹叢。函谷金人長墮淚，昭陵石馬自嘶風。半天雷電金牌冷，一族風波夜壑紅。泥塑岳侯鐵鑄檜，祇令千載罵奸雄。

董其昌岳墳柱對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小朝廷豈求活耶。孝子死孝。忠臣死忠。大丈夫當如是矣。

張岱岳墳柱銘

呼天悲鐵象。此冤未雪。常聞石馬哭昭陵。拓地飲黃龍。厥志當酬。尙見泥兵溼蔣廟。

紫雲洞

紫雲洞在烟霞嶺右。其地怪石蒼翠。劈空開裂。山頂層層。如厦屋天構。賈似道命工疏剔。建庵刻大士像于其上。雙石相倚爲門。清風時來。豁舒透出。久坐使人塞懷。又有一坎突出洞中。蓄水澄潔。莫測其底。洞下有懶雲窩。四山圍合。竹木掩映。結庵其中。名賢遊覽至此。每有遺世之思。洞旁一壑幽深。昔人鑿石開金鼓聲而止。遂名金鼓洞。洞下有泉。曰白沙。好事者取以淪茗。與虎跑齊名。

王思任詩

笳輿幽討徧。大壑氣沈沈。山葉逢秋醉。溪聲入午瘖。是泉從竹護。無石不雲深。沁骨涼風至。僧寮絮碧陰。

西湖夢尋卷一終

西湖夢尋

卷之二

古劍蝶庵張 代位著纂

西湖西路

玉泉寺

玉泉寺爲故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起說法于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龍王祠。晉天福三年。始建淨空院於泉左。宋理宗書玉泉淨空院額。祠前有池。畝許。泉白如玉。水望澄明。潤無潛甲。中有五色魚百餘尾。投以餅餌。則奮鬣鼓鬣。攫奪盤旋。大有情致。泉底有孔。出氣如菱籥。是卽神龍泉穴。又有細雨泉。晴天水面如雨點。不解其故。泉出可溉田四千畝。近者曰鮑家田。吳越王相鮑慶臣采地也。萬曆二十八年。司禮孫東瀛於池畔改建大士樓居。春時遊人甚衆。各攜果餌。到寺觀魚。餵飼之多。魚皆饜飮。較之放生池。則侏儒飽欲死矣。

道隱玉泉寺詩

在昔南齊時。說法有曇起。天花墮碧空。神龍聽法語。撫掌一讚歎。出泉成白乳。澄潔更空

明寒涼却酷暑。石破起冬雷。天驚逗秋雨。如何烈日中。水紋如碎羽。言有鑿籥聲。氣孔在泉底。內多海大魚。豨獮數百尾。餅餌驟然投。要遮全振旅。見食卽忘生。無怪盜賊聚。

集慶寺

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植。松以達天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藤蘿冒塗。走其下者。人面皆綠。行里許。有集慶寺。乃宋理宗所愛閻妃功德院也。淳祐十一年。建造閻妃鄞縣人。以妖豔專寵後宮。寺額皆御書。巧麗冠于諸刹。經始時。望青採斫。勳舊不保。鞭笞追逮。擾及雞豚。時有人書法堂鼓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理宗深恨之。大索不得。此寺至今有理宗御容兩軸。六陵旣掘。冬青不生。而帝之遺像。竟托閻妃之面皮以存。何可輕謂也。元季燬。明洪武二十七年重建。

張京元九里松小記

九里松者。僅見一株兩株。如飛龍劈空。雄古奇偉。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於錢塘潮。今已化爲烏有。更千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有無哉。

陳玄暉集慶寺詩

玉鈎斜內一閻妃。姓氏猶傳真足奇。宮嬪若非能佞佛。御容焉得在招提。布地黃金出

雲微官家不若一閨妃。江南賦稅憑誰用。日縱平章恣水嬉。開荒築土建壇壝。功德巍巍在石碑。集慶猶存宮殿毀。而皮真箇屬閨妃。昔日曾傳九里松。後聞建寺一朝空。放生自出羅禽鳥。聽信閑黎說有功。

飛來峯

飛來峯後尉剔透。嵌空玲瓏。是米顛袖中一塊奇石。使有石癖者見之。必具袍笏下拜。不敢以稱謂簡褻。只以石丈呼之也。深恨楊髡備體俱罄。佛像羅漢世尊。櫛比皆是。如西子以花豔之。虜瑩白之。體刺作臺池鳥獸。乃以黔墨塗之也。奇格天成。妄遭錐鑿。思之骨痛。翻恨其不匿影西方。輒出靈鷲。受人毀辱。亦猶士君子生不逢時。不束身隱遁。以才華傑出。反受摧殘。郭璞禰衡。並受此慘矣。慧理一歎。謂其何事飛來。蓋痛之也。亦惜之也。日楊髡沿溪所刻羅漢。皆貌己像。騎獅騎象。侍女皆裸體獻花。不一而足。田公汝成錐碎其一。余少年讀書峒。亦碎其一。聞楊髡當日住德藏寺。專發古塚。喜與殞屍淫媾。知寺後有來提舉夫人。與陸左丞化女。皆以色天。用水銀灌殮。楊命發其塚。有僧真諦者。性驍慧。爲寺中樵汲。聞之大怒。嗚呼。詬辭。主僧懼禍鎖禁之。及五鼓。楊髡起。趨衆發掘。真諦踰垣而出。抽韋馱木杵。奮擊楊髡。裂其鬚蓋。從人救護。無不被傷。但見真諦於衆中跳躍。每踰尋丈。若車碾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

滅鏗鋤春插，都被段壤。楊髡大懼，謂是韋馱顯聖，不敢往發。率衆遽去，亦不敢問此僧也。洵爲山靈吐氣。

袁宏道飛來峯小記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峯爲第一。峯石踰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蛻，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詩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窅窅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髡所爲，如美人面上癩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峯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蒼周海門，次爲王靜虛陶石蒼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又戲題飛來峯詩

試問飛來峯，未飛在何處。人世多少處，何事飛不去。高古而鮮妍，楊班不能賦。白玉簇其顛，青蓮借其色。惟有虛空心，一片描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識。

張岱飛來峯詩

石原無此理，變幻自成形。天巧疑經鑿，神功不受型。搜空或淥水，開關必雷霆。應悔輕飛

至無端遭巨靈。石意猶思動。蹙蹙勢若擗。鬼工穿曲折。兒戲斲瓏玲。深入營三窟。盤開倩五丁。飛來或飛去。防爾爲身輕。

冷泉亭

冷泉亭在靈隱寺山門之左。丹垣綠樹。翳映陰森。亭對峭壁。一泓冷然。淒清入耳。亭後西栗十餘株。大皆合抱。冷艷暗樾。徧體清涼。秋初栗熟。大若櫻桃。破苞食之。色如蜜珀。香若蓮房。天啓甲子。余讀書岫嶠山房。寺僧取作清供。余謂雞頭實無其鬆脆。鮮胡桃遜其甘芳也。夏月乘涼。移枕簟就亭中臥。月澗流淙淙。絲竹並作。張公亮聽此水聲。吟林丹山詩。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言此水聲帶金石。已先作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余嘗謂住西湖之人。無人不帶歌舞。無山不帶歌舞。脂粉紈綺。卽卽婦山僧。亦所不免。因憶眉公之言曰。西湖有名山。無處士。有古刹。無高僧。有紅粉。無佳人。有花朝。無月夕。曹娥雖亦有詩嘲之曰。燒鵝羊肉石灰湯。先到湖心次岳王。斜日未暍客未醉。齊拋明月進錢塘。余在西湖。多在湖船作寓。夜夜見湖上月。而今又避鷲靈隱。夜坐冷泉亭。又夜夜對山間之月。何福消受。余故謂西湖幽賞。無過東坡。亦未免遇夜入城。而深山清寂。皓月空明。枕石漱流。臥醒花影。除林和靖李岫嶠之外。亦不見有多人矣。卽慧理寶王。亦不許其同在臥次。

袁宏道冷泉亭小記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峯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香。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常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停。可以蠲煩析醒。山樹爲蓋。巖谷爲屏。雲從棟出。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于牀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深澈。甘粹柔滑。眼目之翫。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亭記。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

靈隱寺

明季昭慶寺火。未幾而靈隱寺火。未幾而上天竺又火。三大寺相繼而燬。是時唯具德和尚爲靈隱住持。不數年而靈隱蚤成。蓋靈隱自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門匾曰景勝覺場。相傳葛洪所書。寺有石塔四。錢武肅王所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靈隱禪寺。元至正三年燬。明洪武初再建。改靈隱寺。宣德七年。僧曇讚建山門。良玠建大殿。殿中有拜石。長丈餘。有花卉。隣甲之文。工巧如畫。正統十一年。琮理建直指堂。堂額爲張卽之所書。隆慶三年燬。萬曆十二年。僧如通重建。二十八年。司禮監孫隆重修。至崇禎十三年又燬。具和尚查如通舊籍。所費八萬。今

計工料當倍之。具和尚慘澹經營，咄嗟立辦。其因緣之大，恐蓮池金粟所不能逮也。具和尚爲余族弟，丁酉歲，余往候之，則大殿方丈，尙未起工。然東邊一帶，闔閭精藍，凡九進，客房僧舍，百什餘間，棗几藤牀，鋪陳器皿，皆不移而具。香積廚中，初鑄三大銅鍋，鍋中煮米三擔，可食千人。具和尚指鍋示余曰：此弟十餘年來所掙家計也。飯僧之衆，亦諸刹所無。午間方陪余齋，見有沙彌持鉢遮送，不知何事。第對沙彌曰：命庫頭開倉，沙彌去。及余飯後出寺門，見有千餘人蜂擁而來，肩上擔米，頃刻上廩，斗斛無聲，忽然竟去。余問和尚，和尚曰：此丹陽施主某，歲致米五百擔，水脚挑錢，纖悉自備，不許飲常住勺水。七年於此矣。余爲嗟歎，因問大殿何時可成，和尚對以明年六月爲弟六十。法子萬人，德十金，可得十萬，則吾事濟矣。踰三年而大殿方丈俱落成焉。余作詩以記其盛。

張岱壽具和尚并賀大殿落成詩

飛來石上白猿立，石自呼猿猿應石。具德和尚行脚來，山鬼啾啾寺前泣。生公叱石同叱羊，沙飛石走山奔忙。驅使萬靈皆辟易，火龍爲之開洪荒。正德初年有簿對，八萬今當增一倍。談笑之間事已成，和尚功德可思議。黃金大地破慳貪，聚未成邱粟若山。萬大團簇如蜂蟻，和尚植杖意自閒。余見催科只數貫，縣官敲朴加煨煉。白糲升合尙怒呼，如坻如

京不盈半。憶昔訪師坐法堂。赫遜數寸來丹陽。和尙聲色不易動。第令侍者開倉場。去不移時階扃亂。白粲馱來五百擔。上倉斗斛寂無聲。千百人夫頃刻散。米不追呼人不繫。送到座前猶屏氣。公侯福德將相才。羅漢神通菩薩慧。如此工程非戲說。向師頌之師不諾。但言佛自有因緣。老僧只怕因果錯。余自聞言請受記。阿難本是如來弟。與師同住五百年。挾取飛來復飛去。

張祐靈隱寺詩

峯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烟。後塔發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洞石點苔鮮。好是呼猿父。西巖深響連。

賈島靈隱寺詩

峯前峯後寺。新秋絕頂高。窺見沃洲人。在定中間蟬。鶴子棲處挂獼猴。山鐘夜度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逸。謝公此地昔曾遊。

周詩靈隱寺詩

靈隱何年寺。青山向此開。磬流元不斷。峯石自飛來。樹覆空王苑。花藏大士臺。探冥有玄度。莫遣夕陽催。

北高峯

北高峯在靈隱寺後，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上有華光廟，以祀五聖，山半有馬明王廟，春日祈蠶者咸往焉。峯頂浮屠七級，唐天寶中建，會昌中燬，錢武肅王修復之。宋咸淳七年復燬，此地翠山屏透，湖水鏡涵，山上視下，歌舫漁舟，若鷗鳧出沒，烟波遠而益微，僅覩其影。西望羅刹江，若疋練新溜，遙接海色，茫茫無際，張公亮有句：江氣自分海氣合。吳山青盡越山來。詩中有畫，郡城正值江湖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竹木雲霧，鬱鬱蔥蔥，鳳舞龍盤，真有王氣蓬勃，山麓有無着禪師塔，師名文喜，唐肅宗時人也，瘞骨于此。韓侂胄取爲葬地，啓其塔，有陶竈焉，容色如生，髮垂至肩，指爪盤屈，遺身舍利數百粒，三日不壞，竟茶毘之。

蘇軾遊靈隱高峯塔詩

言遊高峯塔，辟食始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又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豐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梨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徬徨。贈別留疋布，今歲天早霜。

艮光庵

韜光庵在靈隱寺右之半山。韜光禪師建。師蜀人。唐太宗時辭其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留。逢巢卽止。師遊靈隱山。巢溝塢。值白樂天守郡。悟曰。吾師命之矣。遂卓錫焉。樂天聞之。遂與爲友。題其堂曰法安。內有金蓮池。烹茗井。壁間有趙閱道蘇子瞻題名。庵之右爲呂純陽殿。萬曆十二年建。參政郭子章爲之記。略寶王亡命爲僧。匿跡寺中。宋之問自謫所還。至江南。偶宿于此。夜月極明。之問在長廊索句。吟曰。驚嶺鬱岩麤。龍宮鎖寂寥。後句未屬。思索良苦。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適欲題此寺。得上聯而下句不屬。僧請吟上句。宋誦之。老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處。遂續終篇。連明訪之。老僧不復見矣。有知者曰。此略寶王也。

袁宏道韜光庵小記

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清。淙淙之聲。四分五絡。達于山廚。庵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拈拾荒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列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已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黃子公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

張京元韜光庵小記

韜光庵在靈鷲後，鳥道蛇盤。一步一喘，至庵人坐一小室，峭壁如削，泉出石罅，匯爲池，蓄金魚數頭，低窗曲檻，相向啜茗，真有武陵世外之想。

蕭士瑋韜光庵小記

初二雨中，上韜光庵。霧樹相引，風烟披薄，木末飛流，江懸海挂，倦時踞石而坐，倚竹而息。大郡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中，能全有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竟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沸波，竟夜不息，視聽幽獨，喧極反寂，益信聲無哀樂也。

受肇和自韜光登北高峯詩

高峯千仞玉嶙峋，石磴攀躋翠藹分。一路松風長帶雨，半空嵐氣自成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蘇內翰，登臨處處有遺文。

白居易招韜光禪師詩

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瀟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菜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韜光禪師答白太守詩

山僧野性愛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青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至，恐妨鸞鶴翠樓前。

楊蟠韜光庵詩

寂寂塔前草，春深鹿自畊。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王思任韜光庵詩

雲老天窮結數椽，濤呼萬壑盡松聲。鳥來佛座施花去，泉入僧廚澆菜行。一捺斷山流海氣，半株殘塔插湖明。靈峯占絕杭州妙，輸與韜光得隱名。

又韜光澗道詩

靈隱入孤峯，庵庵疊翠重。僧泉交竹驛，仙屋破雲封。綠暗天俱貴，幽寒月不濃。灑橋秋倚處，忽一響山鐘。

衲屨山房

李芟號衲屨，武林人住靈隱韜光山下。造山房數楹，盡鶴廬溪絕壑之上。溪聲淙淙，出閣下高崖，插天古木蒼蔚，大有幽致。山人居此，子然一身好詩，與天池徐渭友善，客至則呼僮奴。

小舫蓋繫於西冷斷橋之間。笑咏竟日。以山石自螺生蟻。死卽埋之所。著有岫巖山人詩集四卷。天啓甲子。余與趙介臣。陳章侯。顏叙伯。卓珂月。余弟平子。讀書其中。主僧自超。園蔬山藪。澹薄淒清。但恨名利之心未淨。未免唐突山靈。至今猶有媿色。

張岱岫巖山房小記

岫巖山房。偈山偈谿偈谿光路。故無徑不梁。無屋不閣。門外蒼松傲睨。蒼以雜木。冷綠萬頃。人面俱失。石橋低磴。可坐十人。寺僧列竹引泉。橋下交交牙牙。皆爲竹節。天啓甲子。余鍵戶其中者。七閱月。耳飽谿聲。目飽清樾。山上下多西栗鞭笋。甘芳無比。鄰人以山房爲市。蘆果羽族。日致之。而獨無魚。乃谿谿爲壑。繫巨魚數十頭。有客至。輒取魚給鮮。日哺必出。步冷泉亭。包圍飛來峯。一日緣谿。走看佛像。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胡坐龍象。鬘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諸鬘女。置溺洩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爲椎佛也。咄咄怪事。及知爲楊髡。皆歡喜讚歎。

徐渭訪李岫巖山人詩

岫巖詩客學全真。半日深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年火宅三車客。（文長被繫七年纜繫）十里荷花兩岸人。兩岸鳴鳧仍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王思任的樓僧舍詩

亂苦齊古陸。慘綠蔽新芊。鳥語皆番異。泉心卽佛禪。買山應較尺。賒月敢辭錢。多少清涼界。幽僧抱竹眠。

青蓮山房

青蓮山房爲涵所包公之別墅也。山房多修竹古梅。倚蓮花峯。跨曲澗。深巖峭壁。掩映林麓。間公有泉石之癖。日涉成趣。臺榭之美。冠絕一時。外以石屑砌壇。柴根編戶。富貴之中。又着草野。政如小李將軍作丹青界畫。樓臺細畫。雖竹籬茅舍。無非金碧輝煌也。曲房密室。皆儲侍美人。行其中者。至今猶有香豔。當時皆珠翠團簇。錦繡堆成。一室之中。宛轉曲折。環繞盤旋。不能卽出。主人於此。精思巧構。大類迷樓。而後人欲如包公之聲伎滿前。則亦兩浙薦紳先生所絕無者也。今雖數易其主。而過其門者。必曰包氏北莊。

陳繼儒青蓮山房詩

造園華麗極。反欲學邨莊。編戶留棠葉。磊壇帶石霜。梅根常塞路。溪水直穿房。覓主無從入。裴回走曲廊。主人無俗態。築圃見文心。竹暗常疑雨。松梵自帶琴。牢騷寄聲伎。經濟儲山林。久已無常主。包莊說到今。

呼猿洞

呼猿洞在武林山晉慧理禪師常畜黑白二猿每于靈隱寺月明長嘯二猿隔岫應之其聲清徹後六朝宋時有僧智一做舊蹟而畜數猿於山臨澗長嘯則羣猿畢集謂之猿父好事者施食以齋之因建飯猿堂今黑白二猿尚在有高僧住持則或見黑猿或見白猿其德和尚到山則黑白皆見余於方丈作一對送之生公說法兩墮天花莫論飛去飛來頑皮石也會點頭慧理參禪月明長嘯不問是黑是白野心猿都能答應具和尚在靈隱聲名大著後以徑山佛地謂歷代禪師多出于此徒任徑山事多格迂爲時無幾遂致湮弊方知盛名難居雖在緇流亦不可多取

陳洪綬呼猿洞詩

慧理是同鄉白猿供使令
以此後來人十呼十不應
明月在空山長嘯是何意
呼山自來魔猿猿不去
痛恨遇真伽斧斤殘怪石
山亦悔飛來與猿相對泣
洞黑復幽深恨無巨靈力
余欲鎚碎之白猿當自出

張岱呼猿洞對

洞裏白猿呼不出
崖前殘石悔飛來

三生石

三生石在下天竺寺後。東坡圓澤傳曰：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峩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以絕世事，豈可復到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歎曰：吾不欲繇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吾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觀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返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還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寶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弗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因烟棹上瞿唐。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

年八十一

王元章送僧歸中竺詩

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苔。明月不期穿樹出，老夫曾此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寄，卻憶三生有夢回。鄉曲故人憑問訊，孤山梅樹幾番開。

蘇軾贈下天竺惠淨師詩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相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作三絕句。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來慰別情。衰鬢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說來生。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上天竺

上天竺，晉天福間，僧道翊結茅庵於此。一夕見毫光發于前澗，晚視之，得一奇木，刻畫觀音大士像，後漢乾祐間，有僧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上，妙相莊嚴，端正殊好，晝放白光，士民崇信，錢武肅王常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寤而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

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幢華蓋，迎請下山，而澍雨沾足。自是有禱輒應，而雨每滂澍不休。世傳爛稻龍王焉。南渡時，施舍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貓睛等。雖大內亦所罕見。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謂觀音以聲聞宣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令僧元淨號辨才者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靈感觀音殿額。辨才乃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簷，建成四年，兀朮入臨安，高宗航海，兀朮至天竺，見觀音像，喜之，乃載後車，與大藏經并徙而北。時有比丘知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舍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建寺奉之。天竺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詭曰藏之井中。今方出現，其實併非前像也。乾道三年，建十六觀堂。七年，改院爲寺，門扁皆御書。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元至元三年，燬。五年，僧慶思重建，仍改天竺教寺。元末燬。明洪武初重建。萬曆二十七年，重修。崇禎末年，又燬。清初又建。時普陀路絕，天下進香者皆近就天竺。香火之盛，當甲東南。二月十九日，男女宿山之多，殿內外無下足處。與南海潮音寺正等。

張京元上天竺小記

天竺兩山相夾，煙合若迷。山石俱骨立，石間更繞松篁。過下竺，諸僧鳴鐘肅客，寺荒落，不填入中竺如之。至上竺，山巒環抱，風氣甚固，望之亦幽致。

蕭士璘上天竺小記

上天竺疊嶂四周，中忽平曠，巡覽迎眺，驚無歸路。余知身之入而不知其所由入也。從天竺抵龍井，曲澗茂林，處處有之。一片雲，神運石，風氣遒逸，神明刻露，選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泉色紺碧，味淡遠，與他泉迥矣。

蘇軾記天竺詩引

軾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子言近城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鳴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子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在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又贈上天竺辨才禪師詩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鶴鶴。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方丈禮白足。我有長頭兒，角頰時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頰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趁奔鹿。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狎狂啖魚肉。

張岱天竺柱對

西湖夢尋

佛亦愛臨安。法像自北朝留住。山皆學靈鷲。洛伽從南海飛來。

西湖夢尋

卷之三

古劍蝶庵張

公世著纂

西湖中路

秦樓

秦樓初名水明樓。東坡建。常攜朝雲至此游覽。壁上有三詩。爲坡公手跡。過樓數百武。爲鏡湖樓。白樂天建。宋時官杭者。行春則集柳洲亭。競渡則集玉蓮亭。登高則集天然圖畫閣。看雪則集孤山寺。尋常讌客則集鏡湖樓。兵燹之後。其樓已廢。變爲民居。

蘇軾水明樓詩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連天。放生魚鳥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浪能令山俯仰。風帆似與月裴回。未成大隱成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片石居

蘇昭慶緣湖而西爲餐香閣今名片石居閣閣精廬皆韻人別墅其臨湖一帶則酒樓茶館軒爽而湖非惟心胸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張謂畫行不厭湖上山夜坐不厭湖上月則盡之矣再去則桃花港其上爲石函橋唐刺史李鄴侯所建有水閘泄湖水以入古瀉沿東西馬陸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焉白樂天記云北有石函南有寬決湖水一寸可溉田五十餘頃閣下皆石骨磷磷出水甚急

徐渭八月十六片石居夜泛詞

月倍此宵多楊柳芙蓉夜色蹉鷓鴣不眠如畫裏舟過向前驚換幾汀莎
筒酒覓稀荷
唱盡塘栖白苧歌天爲紅妝重展鏡如磨漸照胭脂柰靄何

十錦塘

十錦塘一名孫隄在斷橋下司禮太監孫隆於萬曆十七年修築隄闊二丈徧植桃柳一如蘇隄歲月既多樹皆合抱行其下者枝葉扶蘇漏下月光碎如殘雪意向言斷橋殘雪或言月影也蘇隄離城遠爲清波孔道行旅甚稀孫隄直達西冷車馬游人往來如織兼以兩湖光豔十里荷香如入山陰道上使人應接不暇湖船小者可入裏湖大者緣隄倚徙蘇錦帶橋循至望湖亭亭在十錦塘之盡漸近孤山湖面寬廠孫東瀛修葺華麗增築露臺可風可月兼可

肆筵設席。笙歌劇戲。無日無之。今改作龍王堂。旁綴數楹。咽寒難披。舊景盡失。再去。則孫太監生祠。背山面湖。顏極壯麗。近爲盧太監捨以供佛。改名盧舍庵。而以孫東瀛像置之。佛龕之後。孫太監以數十萬金錢裝塑西湖。其功不在蘇學士之下。乃使其遺像不得一見湖光山色。幽因而壁。見之大爲鯁悶。

袁宏道斷橋望湖亭小記

湖上繇斷橋至蘇隄一帶。綠烟紅霧。彌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於隄畔之草。冶豔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全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望湖亭卽斷橋一帶。隄甚工緻。比蘇隄猶美。夾道種緋桃垂柳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隄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如茵。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天竺。淨慈。龍井。及山中庵院之屬。所施不下數十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張京元斷橋小記

西湖之勝，在近湖之易窮，亦在近湖車暮舫，徒行緩步，人人可游，時時可游，而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時肩摩趾錯，男女雜沓，以揆簇爲樂，無論意不在山水，卽桃容柳眼，自與東風相倚遊者，何曾一着眸子也。

李流芳斷橋春望圖題詞

往時至湖上，從斷橋一望，便魂消欲死，還謂所知湖之濼，豈微大約如晨光之着樹，明月之入廬，蓋山水映發，他處卽有澄波巨浸不及也。壬子正月，以訪舊重至湖上，輒獨往斷橋，裴回終日，翌日爲楊讖西題扇云：十里西湖意，都來到斷橋。寒生梅萼小，春入柳絲嬌。乍見應疑夢，重來不待招。故人知我否，吟望正蕭條。又明日作此圖，小春四月，同孟陽子與夜話，題此。

譚元春湖霜草序

予以巳未九月五日至西湖，不寓樓閣，不舍庵刹，而以琴尊書札，托一小舟，而舟居之妙，有五善焉。舟人無酬舍，一善也。昏曉不爽其候，二善也。訪客登山，恣意所如，三善也。入斷橋出西冷，午眠夕興，四善也。殘客可避，時時移棹，五善也。挾此五善，以長于湖，僧上堯下，鰲止茗生，篙機因風，漁菱聚火，蓋以朝山夕水，臨澗對松，岸柳池蓮，藏身接友，早放孤山。

晚依寶石，足了吾生，足濟吾事矣。

王叔果十錦塘詩

橫截平湖十里天，錦橋春接六橋烟。芳林花發霞千樹，斷岸光分月兩川。幾度鷓鴣飛隄外，景一清棹發鏡中船。奇觀粧點知誰力，應有歌聲被管絃。

白居易望湖樓詩

盡日湖亭臥，心閒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蘇帽，江風透葛衣。柳隄行不厭，沙軟絮霏霏。

徐渭望江亭詩

亭上望湖水，晶光澹不流。鏡寬萬影落，玉滿一磯浮。寒人沙蘆斷，烟生野鷺投。若從湖上望，翻羨此亭幽。

張岱西湖七月半記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類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儂，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

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帔，酒醉飯飽，呼羣三五，擠入人叢，昭慶斷橋，鳴榔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竄裏湖，真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遊湖，已出西歸，避月如避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山，多犒門軍酒錢，橋夫擊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鑿如響，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橋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湖復類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妙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撲人，清夢甚愜。

孤山

水經注曰：水黑曰虛，不流曰奴，山不連陵曰孤，梅花嶼介於兩湖之間，四面巖帶，一無所

麗故曰孤也。是水望澄明，傲焉沖照，亭觀繡峙，兩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山麓多梅，爲林和靖放鶴之地。林逋隱居孤山，宋真宗徵之不就，賜號和靖處士，常畜雙鶴，象之樊中，逋每泛小艇遊湖中，諸寺有客來，童子開樊放鶴，縱入雲霄，盤旋良久，逋必棹艇邁歸，蓋以鶴起爲客至之驗也。臨終留絕句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蓋徙諸院利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留之，弗徙。至元楊連真枷發其墓，唯端硯一，玉簪一，明成化十年，郡守李端修復之。天啓間，有王道士欲于此地種梅千樹，雲間張仝初太史補孤山種梅序。

袁宏道孤山小記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俗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挂。近日雷峯下有虞僧儒，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張京元孤山小記

孤山東麓，有亭翼然，和靖故址。今悉編籬插棘，諸巨家規種桑養魚之利，然亦賴其稍葺。

亭榭點綴山容。楚人之弓，何問官與民也。

蕭照畫壁

西湖涼堂，招興開所構。高宗將臨觀之，有素壁四堵，高二丈，中貴人促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卽乞尙方酒四斗，夜出孤山，每一鼓卽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而照亦沈醉，上至覽之，歎賞，宣賜金帛。

沈守正孤山種梅疏

西湖之上，葱蘢親人，亦爽朗易盡。獨孤山盤鬱重湖之間，水石草木，皆有幽色。唐時樓閣參差，詩歌點綴，冠於兩湖，讀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之句，猶可想見當時。道孤山者，不徑西冷，必沿湖水，不似今從望湖折閣闌而入也。此地尙有古梅偃蹇，云是和靖故居。

李流芳題孤山夜月圖

曾與印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孤山而歸。時月初上新隄，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壬子在小築，忽爲孟陽寫出，真畫中矣。

蘇軾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

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見曾夢見。睡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張祐孤山詩

樓臺蒼碧岑。一逕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出北林。

徐渭孤山玩月詩

湖水澹秋空。練色澄初靜。倚棹激中流。幽然適吾性。舉酒忽見月光。與波相映。西子拂澹粧。遙嵐掛孤鏡。座客本玉姿。照耀几筵瑩。暇時吐高懷。四座盡傾聽。卻言處士疏。徒抱梅花詠。如以徑寸魚。蹄涔卽成泳。論久興彌洽。返棹隄逾迥。自顧縱清談。何嫌麀麀柄。

卓敬孤山種梅詩

風流東閣題詩客。瀟灑西湖處士家。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種梅花。

王穉登贈林純卿卜居孤山詩

藏書湖上屋三間，松映軒窗竹映關。引鶴過橋看雪去，送僧歸寺帶雲還。輕紅荔子家千里，疏影梅花水一灣。和靖高風今已遠，後人猶得住孤山。

陳鶴題孤山林隱君祠詩

孤山春欲半，猶及見梅花。榮踏王孫草，閒尋處士家。塵心鑿水鏡，野服映山霞。巖壑長如此，榮名豈足誇。

王思任孤山詩

淡水濃山畫裏開，無船不著好樓臺。春當花月人如戲，煙入湖燈聲亂催。萬事賢愚同一醉，百年修短未須哀。只憐逋老柄孤鶴，寂寞寒籬幾樹梅。

張岱補孤山種梅敘

蓋聞地有高人，品格與山川並重。亭遺古跡，梅花與姓氏俱香。名流雖以代遷，勝事自須人補。在昔西冷逸老，高潔韻同秋水。孤清操比寒梅，疏影橫斜。遠映西湖清淺，暗香浮動。長陪夜月黃昏，今乃人去山空。依然水流花放，瑤花灑雪。亂飄冢上苔痕，玉樹迷烟。恍墮林間鶴羽，茲來韶友欲步前賢。補種千梅，重修孤嶼。凌寒三友，蚤連九里松篁。破臘一枝，遠謝六橋桃柳。佇想水邊半樹點綴冰花，待將雪後橫枝。低昂鐵幹，美人來自林下。高士

臥於山中，白石蒼崖，擬築草亭，招放鶴，濃山淡水，開鋤明月種梅花，有志竟成，無約不踐，將與羅浮爭豔，遠期庚嶺分香，實爲林處士之功臣，亦是蘇長公之勝友，吾輩常勞夢想，應有宿緣，戲曲江詩，曲江歌九節，有庭梅，詠便見孤芳風韻，讀廣平賦，尙思鐵石心腸，共筆瀟水之賦，且向斷橋踏雪，遙瞻漆園之蝶，羣來林墓尋梅，莫負佳期，用追芳躅。

張岱林和靖墓柱銘

雲出無心，誰放林間雙鶴，月明有意，卽思冢上孤梅。

關王廟

北山兩關王廟，其近岳墳者，萬曆十五年爲杭民施如忠所建，如忠客燕，涉潞河，颶風作，舟將覆，恍惚見王率諸河神拯救，獲免，歸卽造廟祀之，并祀諸河神，家宰張瀚記之，其近孤山者，舊祠卑隘，萬曆四十二年，金中丞爲導首鼎新之，太史董其昌手書碑石記之，其詞曰：西湖列剎相望，梵宮之外，其合於祭法者，岳鄂王、于少保、與關神而三爾。甲寅秋，神宗皇帝夢感聖母中夜傳詔，封神爲伏魔帝君，易兜鍪而袞冕，易大纛而九游，五帝同尊，萬靈受職，視操懿莽，溫偶姦大物，生稱賊臣，死墮下鬼，何青天淵，顧舊祠啾隘，不稱詔書播告之意，金中丞父子爰議鼎新，時維導首，得孤山寺舊址，度材壘土，勒牆墉，莊像設，先後三載而落成，中丞以余實倡

議屬余記之。余攷孤山寺且名永福寺。唐長慶四年。有僧刻法華於石壁。會元徵之以守越州。道出杭。而杭守白樂天爲作記。有九諸侯率錢助工。其盛如此。成毀有數。金石可磨。越數百年。而祠帝君。以釋典言之。則舊寺非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而今祠非所謂現帝釋身者耶。至人舍其生而生在。殺其身而身存。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與法華一大事之旨何異也。彼謂忠臣義士。猶待坐蒲團修觀行而後了生死者。妄矣。然則石壁歸然。而石經初未泐也。頃者四川殲叛神爲助力。事遠宸聰。非同語怪。惟遼西點鹵。尙緩天誅。帝君能報曹而有不報神宗者乎。左挾鄂王。右挾少保。驅雷部。擲火鈴。昭陵之鐵馬嘶風。蔣廟之塑兵濡露。諒靈魔皆如蜀道矣。先是金中丞撫閩。籍神之告。屢殲倭。今上功盟府。故建祠之費。視衆差鉅。蓋有夙願云。寺中規制精雅。廟貌莊嚴。兼之碑碣清華。柱聯工確。一以文理爲之。較之施廟。其雅俗真隔霄壤。

董其昌孤山關王廟柱銘

忠能擇主。鼎足分漢室君臣。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

宋兆禴關帝廟柱聯

從真英雄起家。直參聖賢之位。以大將軍得度。再現帝王之身。

張岱關帝廟柱對

統系讓偏安。當代天王歸漢室。春秋明大義。後來夫子屬關公。

蘇小小墓

蘇小小者。南齊時錢塘名妓也。貌絕青樓。才空士類。當時莫不豔稱。以年少早卒。葬於西冷之塢。芳魂不歿。往往花間出現。宋時有司馬槲者。字才仲。在洛下夢一美人。褰帷而歌。問其名曰西陵蘇小小也。問歌何曲。曰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東坡薦舉。爲秦少章幕下官。因道其事。少章異之。曰蘇小之墓。今在西冷。何不酌酒弔之。才仲往尋其墓。拜之。是夜夢與同寢。曰妾願酬矣。自是幽昏三載。才仲亦卒於杭。葬小小墓側。

西陵蘇小小詩

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又詞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鸝雨。斜插玉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李賀蘇小小詩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佩。油壁車。久相待。

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沈原理蘇小小歌

歌聲引迥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冷。青銅鏡裏雙飛鸞，鷓鴣弔月啼勾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笑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縮同心結。

元遺山題蘇小像

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透。美人圖畫阿誰留，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淺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

徐渭蘇小小墓詩

一坏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舞衣。自古佳人難再得，從今比翼罷雙飛。薤邊露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帶稀。恨不顛狂如大阮，欠將一曲勸兵闈。

陸宣公祠

孤山何以祠陸宣公也。蓋自陸少保炳爲世宗乳母之子，攬權怙寵，自謂系出宣公，創祠祀之。規制宏敞，吞吐湖山，臺榭之盛，概湖無比。炳以勢焰，孰有美產，卽思攫奪，傍有故綿衣王

佐別墅壯麗。其孽子不肖。炳乃羅織其罪。勒以獻產。捕及其母。故佐妾也。對簿時。子強辨。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泣謂母。忍陷其死也。母叱之曰。死即死。尚何說。指炳座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日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汝死猶晚。炳頰發赤。趣遣之出。弗終奪炳物。黃祠沒入官。以名賢得不廢。隆慶間。御史謝廷傑以其祠後增祀兩浙名賢。益以嚴光。林逋。趙抃。王十朋。呂祖謙。張九成。楊簡。宋謙。王琦。章懋。陳選。會稽進士陶允宜。以其父陶大臨自製牌版。令人匿之懷中。竊置其傍。時人笑其癡孝。

祁彪佳陸宣公祠詩

東坡佩服宣公疏。俎豆西冷蘋藻香。泉石蒼涼存意氣。山川開滌見文章。畫工界畫增金碧。廟貌嵯峨見喬臯。陸炳湖頭誇勢焰。崇禎乃敢認汾陽。

六一泉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一名竹閣。一名勤公講堂。宋元祐六年。東坡先生與惠勤上人同哭歐陽公處也。勤上人講堂初搆。掘地得泉。東坡爲作泉銘。以兩人皆列歐公門下。此泉方出。適契公訃。名以六一。猶見公也。其徒作石屋覆泉。且刻銘其上。南渡高宗爲康王時。常使金夜行。見四巨人執爨前驅。登位後。問方士。乃言紫微垣有四大將。曰天蓬。天猷。翊聖。真武。帝思報之。

遂廢竹閣，改延祥觀，以祀四巨人。至元初，世祖又廢觀爲帝師祠，泉沒于二氏之居，二百餘年。元季兵火，泉眼復見，但石屋已圯，而泉銘亦爲鄰僧昇去。洪武初，有僧名行昇者，鋤荒濬垢，闢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復于故處，乃欲建祠堂以奉祀。東坡勤上人，以參寥故事，力有未逮，教授徐一變爲作疏曰：「瞻茲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於此幽栖，蘇長公因之數至，跡分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於懷賢，忱式昭於薦菊，雖存古迹，必肇新祠，此舉非爲福田，實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峯，而其遠，願言樂助，毋誚濫竿。」

蘇軾六一泉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普通守錢塘，別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慧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僧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岳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屢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爲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怪幻，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

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常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此泉也。

白居易竹閣詩

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無勞事修煉，只此是玄關。

葛嶺

葛嶺者，葛仙翁稚川修仙地也。仙翁名洪，號抱朴子，句容人也。從祖葛玄，學道得仙術，傳其弟子鄭隱。洪從隱學，盡得其祕。上黨鮑玄妻以女咸和初，司徒導召補主簿，于寶薦爲大著作，皆同辭，聞交趾出丹砂，獨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鄭徽留之，乃煉丹于羅浮山中。如是者積年，一日遣書徽曰：當遠遊京師，尅期便發。徽得書，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卒。

年八十一舉尸入棺，輕如蟬蛻。世以爲尸解仙去。智果寺西南爲初陽臺，在錦塢上。仙翁修煉于此。臺下有投丹井。今在馬氏園。宣德間大旱，馬氏斃，井得石匣一，石瓶四，匣固不可啓，瓶中有一九藥，若芡實者，啗之絕無氣味。乃棄之。施漁翁獨啖一枚，後年百有六歲，浚井後水遂淤，惡不可食。以石匣投之，清冽如故。

祁奚佳葛嶺詩

抱朴遊仙去有年，如何姓氏至今傳。釣臺千古高風在，漢鼎雖遷尚姓嚴。勾漏靈砂世所稀，攜去烹煉作刀圭。若非漁子年登百，幾使還丹變井泥。平章甲第半湖邊，日日笙歌入畫船。循州一去如烟散，葛嶺依然還稚川。葛嶺孤山隔一邱，昔年放鶴此山頭。高飛莫出西山缺，嶺外無人勿久留。

蘇公隄

杭州有西湖，潁上亦有西湖，皆爲名勝。而東坡連守二郡，其初得潁，潁人云：內翰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公事。秦太虛因作一絕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身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啓云：入參雨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故其在杭，請濬西湖，聚葑泥築長隄。自南之北，橫截湖中。遂名蘇名隄，夾植桃柳，中爲

六橋南渡之後，鼓吹樓船，頗極華麗。後以湖水湫隘，隄漸凌夸，入明成化以前，襄湖盡爲民業。六橋水流如綫，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開之，西抵北新隄爲界，增益蘇隄高二丈，闊五丈三尺。增建襄湖六橋，列種萬柳，頓復舊觀。久之，柳敗而稀，隄亦就圯。嘉靖十二年，縣令王鉞令犯罪輕者種桃柳爲贖，紅紫燦爛，錯雜如錦。後以兵火砍伐殆盡。萬曆二年，鹽運使朱炳如復植楊柳，又復燦然。迨至崇禎初年，隄上樹皆合抱。太守劉夢謙與士夫陳生甫輩時至，二月，作勝會於蘇隄城中，括羊角燈紗燈幾萬盞，徧挂桃柳樹上下，以紅氈鋪地，治童名妓，縱飲高歌。夜來萬蠟齊燒，光明如晝。湖中遙望隄上，萬蠟湖影倍之。簫管笙歌，沈沈昧旦，傳之京師。太守鶚級因想東坡守杭之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蚤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之。晡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亭，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此真曠古風流，熙世樂事，不可復追也已。

張京元蘇隄小記

蘇隄度六橋，隄南旁盡種桃柳，蕭蕭搖落，想二三月，柳葉桃花，遊人闐塞，不若此時之爲

清勝。

李流芳題兩峯罷霧圖

西湖夢尋

三橋龍王堂。望西湖諸山。頗盡其勝。烟林霧障。映帶層巒。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呼小舟。檣至隄上。縱步看山。領略最多。然動筆便不似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予友程孟陽湖上題畫詩云。風隄露塔欲分明。閣雨蒙陰兩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船窗含墨信風行。此景此詩。此人此畫。俱屬可想。癸丑八月清暉閣題。

蘇軾築隄詩

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捲蒼烟空。昔日珠樓擁翠鈿。女牆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

又詩

惠勤惠思皆居孤山。蘇子倖郡。以臘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時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月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水合。但見野鶴盤浮屠。茲遊澹泊歎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王世貞泛湖度六橋隄詩

拂簾鶯啼出谷頻。長隄天嬌跨蒼巖。六橋天闊爭虹影。五馬瀛開散麝塵。碧水乍搖如轉盼。青山初沐競舒顰。莫輕楊柳無情思。誰是風流白舍人。

李鑑龍西湖詩

花柳曾聞暗六橋。近來遊舫甚蕭條。折殘畫閣隄邊失。倒入山光波上搖。秋水湖心眸一點。夜潭塔影黛雙描。蘭亭感慨今移此。癡對雷峯話寂寥。

湖心亭

湖心亭舊爲湖心寺。湖中三塔。此其一也。明弘治間。按察司僉事陰子淑。秉憲甚厲。寺僧枯鎮守中官。杜門不納官長。陰廉其姦。事毀之。併去其塔。嘉靖三十一年。太守孫孟尋遺跡。建亭其上。露臺畝許。周以石欄。湖山勝概。一覽無遺。數年尋圯。萬曆四年。僉事徐廷禎重建。二十八年。司禮監孫東瀛改爲清喜閣。金碧輝煌。規模壯麗。遊人望之。如海市蜃樓。烟雲吞吐。恐滕王閣。岳陽樓。俱無甚偉觀也。春時山景。暇羅書畫。骨董。盈砌盈塔。喧闐擾攘。聲息不辨。夜月登此。閣寂淒涼。如入蛟宮海藏。月光晶沁。水氣滲之。人稀地僻。不可久留。

張京元湖心亭小記

湖心亭。雄麗空闊。時晚照在山。倒射水面。新月挂東。所不滿者半規。金盤玉餅。與夕陽彩

翠重輪交網。不覺狂叫欲絕。恨亭中四字匾。隔句對聯。填相益棟。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業障。

張岱湖心亭小記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在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燭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砀。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氍毹對坐。一童子燒酒。釀正沸。見余大驚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與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胡來朝湖心亭柱銘

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

鄭燴湖心亭柱銘

亭立湖心。儼西子載扁舟。雅稱雨奇晴好。席開水面。恍東坡遊赤壁。偏宜月白風清。

張岱清喜閣柱對

如月當空。偶以微雲點河漢。在人爲目。且將秋水剪瞳神。

放生池

宋時有放生碑。在寶石山下。蓋天禧四年。王欽若請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民網捕。郡守王隨爲之立碑也。今之放生池。在湖心亭之南。外有重隄。朱欄屈曲。橋跨如虹。草樹蒼翳。尤更岑寂。古云三潭印月。卽其地也。春時遊舫如鶩。至其地者百不得一。其中佛舍甚精。複閣重樓。迷禽關日。威儀肅潔。器鉢無聲。但恨魚牢幽閉。漲膩不流。歲鬻缺鱗。頭大尾瘠。魚若能言。其苦萬狀。以理揆之。孰若縱擊開樊。聽其游泳。則物性自遂。深恨俗僧難與解釋耳。昔年余到雲栖。見雞鵝豚彘。共牢饑餓。日夕挨擠。墮水死者不計其數。余向蓮浙師再肆疏說。亦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後見兔鹿獼猴。亦受禁鎖。余日雞彘豚彘。皆藉食於人。若兔鹿獼猴。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鎖禁。待以胥靡。蓮師大笑。悉爲撒禁。聽其所之。見者大快。

陶望齡放生池詩

介廬曉牛鳴。治長識雀噓。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羣魚泣妻妾。雞鶩呼弟妹。不獨死可哀。生離亦可慨。闕語旣嚶嚶。吳聽了難會。寧聞閩人肉。忍作吳人脰。可憐登陸魚。驗喙向人辭。人曰魚口瘡。魚言人耳背。何當破羅網。施之以無畏。昔有二勇者。操刀相與酤。曰子我肉也。奚更求食乎。互割還互噉。彼盡我亦屠。食彼同自食。舉世唾其惡。還語血食人。

有以異此無。

吳越王錢鏐於西湖上稅漁，名使宅漁。一日羅隱入謁，壁有磻谿垂釣圖，王命題之。題云：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又何如。假令身住西湖上，也是應供使宅魚。王卽罷漁稅。

放生池柱對

天地一網罟，欲度衆生誰解脫。飛潛皆性命，但存此念卽菩提。

醉白樓

杭州刺史白樂天，嘯傲湖山時。有野客超羽者，湖樓最暢樂。樂天常過其家，痛飲竟日絕不分官民體。羽得與樂天通往來，索其題樓。樂天卽顏之曰醉白。在茅家埠，今改吳莊。一松蒼翠，飛帶如虬，大有古色，真數百年物。當日白公想定盤礴其下。

倪元璐醉白樓詩

金沙深處白公隄，太守行春信馬蹄。冶豔桃花供祇應，迷離烟柳藉提攜。閒時風月爲常主，到處鷗鳧是小僊。野老偶然同一醉，山樓何必更留題。

小青佛舍

小青廣陵人，十歲時遇老尼口授心經，一過成誦。尼曰：是兒早慧，福薄，乞付我作弟子。母

不許長好讀書。解音律。善奕棋。誤落武林富人。爲其小婦。大婦奇妒。凌逼萬狀。一日攜小青往天竺。大婦曰。西方佛無量。乃世獨禮大士。何耶。小青曰。以慈悲故耳。大婦笑曰。我亦慈悲者。乃匿之孤山佛舍。令一尼與俱。小青無事。輒臨池自照。好與影語。絮絮如問答。人見輒止。故其詩有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後病瘵。絕粒。日飲梨汁少許。奄奄待盡。乃呼畫師寫照。更換再三。都不謂似。後畫師注視良久。匠意妖纖。乃曰是矣。以梨酒供之榻前。連呼小青小青。一憫而絕。年僅十八。遺詩一帙。大婦聞其死。立至佛舍。索其圖并詩。焚之。遽去。

小青拜慈雲閣詩

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又拜蘇小小墓詩

西冷芳草綺羅鄰。內信傳來喚踏青。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西湖夢尋

六六

西湖夢尋卷之三終

西湖夢尋

卷之四

西湖南路

古劍蝶庵張 公岱著

柳洲亭

柳洲亭宋初爲豐樂樓。高宗移汴。民居杭地。嘉湖諸郡。時歲豐稔。建此樓以與民同樂。故名。門以左。孫東瀛建問水亭。高柳長隄。樓船畫舫。會合亭前。雁次相繼。朝則解維。暮則收纜。車馬喧闐。騶從嘈雜。一派人聲。擾攘不已。隄之東盡。爲三義廟。過小橋折而北。則吾大父之寄園。銓部戴斐君之別墅。折而南。則錢黠武閣學商等軒。冢宰祁世培柱史余武貞殿撰陳襄範。掌科各家園亭。鱗集於此。過此則孝廉黃元辰之池上軒。富春周中翰之芙蓉園。此間皆是。今當兵燹之後。半椽不剩。瓦礫齊肩。蓬蒿滿目。李文叔作洛陽名園記。謂以名園之興廢。卜洛陽之盛衰。以洛陽盛衰。卜天下之治亂。誠哉言也。余於甲午年。偶涉於此。故宮離黍。荆棘銅駝。感慨悲傷。幾效桑翁之遊茗溪。夜必慟哭而返。

張杰柳洲亭詩

誰爲鴻濛鑿此陂，湧金門外卽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銷盡黃金總不知。

王思任問水亭詩

我來一清步，猶未拾寒烟。燈外兼星外，沙邊更檻邊。孤山供好月，高雁語空天。辛苦西湖水，人還卽熟眠。

趙汝愚豐樂樓柳梢青詞

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

靈芝寺

靈芝寺，錢武肅王之故苑也。地產靈芝，舍以爲寺。至宋而規制寔宏。高孝兩朝，四臨幸焉。內有浮碧軒、依光堂，爲新進士題名之所。元末燬，明永樂初，僧竺源再造。萬曆二十二年重修。余幼時至其中，看牡丹、幹高丈餘，而花蕊爛熳，開至數千餘朵。湖中誇爲盛事。寺畔有顯應觀，高宗以祀崔府君也。崔名子玉，唐貞觀間爲磁州盜陽令，有異政，民生祠之。旣卒爲神。高宗爲

康王時避金兵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路值三歧。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在道。輟馭乘之。馳至崔祠。馬忽不見。但見祠馬赭汗如雨。遂避宿祠中。夢神以杖擊地。促其行。趨出門。馬復在戶。乘至斜橋。會耿仲南來迎。策馬過澗。見水卽化。視之。乃崔府君祠中泥馬也。及卽位。立祠報德。累朝崇奉異常。六月六日。是其生辰。遊人闐塞。

張岱靈芝寺詩

項羽曾悲雖不逝。活馬猶然如泥馬。去如飛。等閒直至黃河渡。一堆龍骨蛻匡前。迢遞芒陽迷雲路。笑笑一介走亡人。身陷柏人脫然過。建炎尙是小朝廷。百靈亦復加呵護。

錢王祠

錢鏐臨安石鑑鄉人。驍勇有謀略。壯而微。販鹽自活。唐僖宗時。平浙寇王仙芝。拒黃巢。滅董昌。積功自顯。梁開平元年。封鏐爲吳越王。有諷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一孫仲謀耶。遂受之。改其鄉爲臨安縣。軍爲錦衣軍。是年。省瑩蕪。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遊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質鹽担。亦裁錦箱之一鄰。媼九十餘。攜壺泉迎於道。左鑿下車。亟拜。媼撫其背。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了。

溪此媪苦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別張蜀錦爲廣輶，以飲鄉婦。年上八十者，飲金樽。百歲者，飲玉爵。錢起勸酒，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玉節還鄉，分挂錦衣。父老遠近來相隨，斗牛光起，天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時，將築宮殿，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焉有千年，而其中不出眞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爲？遂弗改造。宋熙寧間，蘇子瞻守郡，請以龍山廢祠妙音院者，改爲表忠觀，以祀之。今廢。明嘉靖三十九年，督撫胡宗憲建祠於靈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孫德洪者守之。郡守陳柯重鵠表忠觀碑記於祠。

蘇軾表忠觀碑記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陳抃言：故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而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爲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

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帝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國如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壙祀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廣佛寺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徽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亟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音院賜改名表忠觀

銘曰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月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

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曠如神人。玉帶騶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胡昏亂，罔堪托國。三王相承，以符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祥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母俾樵牧，媿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斯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張岱錢王祠詩

扼定東南十四州，五王並不事兜鍪。英雄騶馬朝天子，帶礪山河擁冕旒。大樹千株被錦綬，錢塘萬弩射潮頭。五湖紛擾中華地，歌舞西湖近百秋。

又錢王祠柱銘

力能分土提鄉兵，殺宏誅昌一十四州。雞犬桑麻，撐住東南半壁。志在順天，求真主迎周歸宋。九十八年，象犀篋篋，混同吳越一家。

淨慈寺

淨慈寺周顯德元年錢王倣建，號慧日永明院。迎衢州道潛禪師居之，潛嘗欲向王求金，歸十八阿羅漢，未白也。王忽夜夢十八巨人隨行，翊日道潛以請，王異而許之，始作羅漢堂。宋

建隆初，禪師延壽以佛祖大意，經給正宗，撰宗鏡錄一百卷，遂作宗鏡堂，熙寧中，郡守陳襄延僧宗本居之。歲旱，湖水盡涸，寺西隅甘泉出，有金色鯪魚遊焉，因鑿井，寺僧千餘人飲之，不渴，名曰圓照井。南渡時燬而復建，僧道容鳩工五歲始成，塑五百阿羅漢，以田字殿貯之。紹興九年，改賜淨慈報恩光化寺，額復燬。孝宗時，一僧募緣修殿，日壓酒肉而返，寺僧問其所募錢幾何，曰：盡飽腹中矣。募化三年，簿上市地金錢，一一開載明白，一日大城街頭曰：吾造殿矣，復置酒餽，大醉市中，振喉大嘔，撤地皆成黃金，衆緣自是畢集，而寺遂落成，僧名濟，顛識者曰：是即永明後身也。嘉泰間復燬，再建於嘉泰三年，寺故閤大甲於湖山，翰林程埴記之，有澤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階排雁齒，星垂瓦，寶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題，金椽聳乎玳瑁之語，時宰官建議，以京輔佛寺，推次甲乙，尊表五山，為諸刹綱領，而淨慈與焉。先是，寺僧艱汲，擔水湖濱，紹定四年，僧法薰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二泓，銀為雙井，水得無缺，淳祐十年，建千佛閣，理宗書華嚴法界正偏知關八字賜之。元季湖寺盡燬，而茲寺獨存。明洪武間燬，僧法淨重建。正統間，復燬，僧宗妙復建。萬曆二十年，司禮監孫隆重修，鑄鐵鼎，葺鐘樓，構井亭，架棹樓，永樂間建文帝隱遯於此寺中，有其遺像，狀貌魁偉，迥異常人。

袁宏道蓮花洞小記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路牽風。引浪。蕭疏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雕鏤。余常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王思任淨慈寺詩

淨寺何年出。西湖長翠微。佛雄香較細。雲飽綠交肥。巖竹支僧閣。泉花蹶客衣。酒家蓮葉上。鷗鷺往來飛。

小蓬萊

小蓬萊。在雷峯塔右。宋內侍甘昇園也。奇峯如雲。古木蒼蔚。理宗常臨幸。有御愛松。蓋數百年物也。自古稱爲小蓬萊。石上有宋刻青雲巖。巖等字。今爲黃貞父先生讀書之地。改名寓林。題其石爲奔雲。余謂奔雲得其情。未得其理。石如滇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色黝黑如英石。而苔蘚之古。如商彝周鼎。入土千年。青綠徹骨也。貞父先生爲文章宗匠。門人數百人。一時知名士。無不出其門下者。余幼時

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黧黑，多鬚鬚，毛頰，河目海口，眉稜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睹來賻，手答回札，口囑僕奴，雜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使肉便飯食之，夜與同榻，余一書記，往頗穢惡，先生寢食之無異也，天啓丙寅，余至寓林，亭榭傾圮，堂中窻先生遺蛻，不勝人琴之感，今當丁酉，再至其地，牆圍俱倒，竟成瓦礫之場，余欲築室於此，以爲東坡先生專祠，往謁其地，而主人不肯，但林木俱無，苔蘚盡剝，奔雲一石，亦殘缺失次，十去其五，數年之後，必鞠爲茂草，盪爲冷烟矣，菊水桃源，付之一想。

張岱小蓬萊奔雲石詩

瀟茶初着花，忽爲風雨落，簇簇起波樓，層層界輪廓，如蝶綴花心，步步堪咀嚼，薜蘿雜松楸，陰翳罩輕幕，色同黑漆古，苔斑解竹籜，土繡鼎彝文，翡翠兼丹雘，雕琢真鬼工，仍然歸渾樸，須得十年許，解衣恣盤礴，況遇主人賢，胸中有邱壑，此石是塞山，吾語爾能諾。

雷峯塔

雷峯者，南屏山之支麓也，穹窿迴映，舊名中峯，亦名迴峯，宋有雷就者居之，故名雷峯，吳越王于此建塔，始以十三級爲準，擬高千尺，後財力不敷，止建七級，古稱王妃塔，元末失火，僅存塔心，雷峯夕照，遂爲西湖十景之一，曾見李長蘅題畫有云，吾友聞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屠。

寶徽如美人，雷峯如老衲。子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沈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句云：雷峯倚天如醉翁，嚴印持見之。雖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蓋余在湖上山樓，朝夕與雷峯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頽然其間，尤爲醉心。然予詩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烟水，則未嘗不以子將老衲之言爲宗耳。癸丑十月醉後題。

林逋雷峯詩

中峯一逕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林見，秋濤隔岸聞。長松標古翠，疏竹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

張岱雷峯塔詩

聞子狀雷峯，老僧挂偏髮。日日石西湖，一生看不足。時有薰風至，西湖是酒牀。醉翁潦倒立，一口吸西江。慘澹一雷峯，如何擅夕照。徧體是烟霞，掀髯復長嘯。怪石集南屏，寓林爲其窟。豈是米襄陽，端嚴具袍笏。

包衛莊

西湖之船有樓，實包副使涵所創爲之。大小三號，頭號置歌筵，歌童次載書畫，再次侍美人。涵老以聲伎非侍妾，比做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客常觀粧。走馬鑿冊勃窣穿柳過。

之以爲笑樂。明檻綺疏，曼謳其下。振箏彈箏，聲如鶯試。客至則歌僮演劇，隊舞鼓吹，無不絕倫。乘輿一出，住必浹旬。觀者相逐，問其所之。南園在雷峯塔下，北園在飛來峯下，兩地皆石叢，積牒礫石，無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澗橋梁，不於山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拱斗撐梁，偷其中間四柱，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亘一牀，帳前後開闔。下裏帳則牀向外，下外帳則牀向內。涵老據其中，扁上開明窗，焚香倚枕，則八牀面面皆出。窮奢極欲，老於西湖者二十年。金谷那堪，着一毫寒閒不得。索性繁華到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家何所不有，西子有時亦貯金屋。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

陳函輝南屏包莊詩

獨創樓船水上行，一天夜氣識金銀。歌喉裂石驚魚鳥，燈火分光入藻蘋。瀟灑西園出聲妓，豪華金谷集文人。自來寂寞皆唐突，雖是通仙亦恨貧。

南高峯

南高峯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信屈，松篁葱蒨，非芒鞋布襪，努策支筇，不可陟也。塔居峯頂，晉天福間建，崇寧乾道兩度重修。元季燬，舊七級，今存三級。塔中四望，則東瞰平蕪，烟銷日出，盡湖中之景。南類大江，波濤洄洑，舟楫隱見，杳靄間西接巖竇，怪石翔舞，洞穴邃密，其側有

瑞應像。巧若鬼工。北闕陵阜。陂陁曼延。箭鏃叢出。麩麥連雲。山椒巨石。屹如峨冠者。名先照壇。相傳道者鎮厥處。峯頂有鉢盂潭。潁川泉。大旱不涸。大雨不盈。潭側有白龍洞。

道隱南高峯詩

南北高峯兩鬱葱。朝朝滄海烟封。極顛螺髻飛雲棧。半嶺峨冠怪石供。三級浮屠巢老鶴。一泓清水象癡龍。倘思濟勝煩攜具。布機芒鞋策短筇。

烟霞石屋

繇太子灣南折而上。爲石屋嶺。過嶺爲大仁禪寺。寺左爲烟霞石屋。屋高廠虛明。行運二丈六尺。狀如軒榭。可布几筵。洞上周鑄羅漢五百十六身。其底邃窄通幽。陰翳杳澁。側有蝙蝠洞。蝙蝠大者如鴉。挂搭連牽互啣其尾。養作奇臭。古廟高梁。多受其累。會稽禹廟亦然。繇山椒右旋爲新庵。王子安。陸陳章。侯洪。綬。嘗讀書其中。余往訪之。見石如飛來峯。初經洗出。潔不去屑。鳥不傷骨。一洗楊髡。繫佛之慘。峭壁奇峯。忽露生面。爲之大快。建炎間。里人避兵其內。數千人皆獲免。嶺下有水樂洞。嘉泰間。爲楊郡王別圃。壘石築亭。結構精雅。年久蕪穢不治。水樂絕響。賈秋壑以厚直得之。命寺僧深求水樂。所以興廢者。不得其說。一日。秋壑往遊。類脫勞聽。悠然有會。曰。谷虛而後能應。水激而後能響。今水潛其中。土壅其外。欲其發響得乎。亟命疏築導

瀑有聲從洞澗出，節奏自然，二百年勝概，一日始復，乃築亭以所得東坡真蹟刻置其上。

蘇軾水樂洞小記

錢塘東兩有水樂洞，泉流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鶼然，真若鐘鼓，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蓋無在不有也。

袁宏道煙霞洞小記

煙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潄潄下，石屋虛明開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張京元石屋小記

石屋寺寺卑下無可觀，巖下石龕，方廣十笏，遂以屋稱，屋內好事者，置一石榻可坐，四傍刻石像，如傀儡，殊不雅馴，想以幽僻得名耳，出石屋西，上下山坂夾道皆叢桂，秋時着花香聞數十里，堪稱金粟世界。

又煙霞寺小記

煙霞寺在山上，亦荒落，係中貴孫隆易創，頗新整，殿後開宕，取土石骨盡出，巉峭可觀，由殿右稍上，兩三盤，經象鼻峯，東折數十武，爲煙霞洞，洞外小亭，踞之，望錢塘如帶。

李流芳題烟霞春洞畫

從烟霞寺山門下。眺林壑窈窕，非復人境。李花時尤奇，真瓊林瑤島也。猶記與閒孟無際，自法相寺至烟霞洞，小憩亭子，馮甚無從得酒，見兩僧父攜榼至，開孟口流涎，遽從乞飲。僧父不顧子輩大怪，偶見梁間惡詩，書一板上，乃抉而擲之。僧父踉蹌而走，念此輒噴飯不已也。

高麗寺

高麗寺本名慧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錢武肅王建也。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學賢首教。元祐二年，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入寺。施金建華嚴大閣，藏塔以尊崇之。元祐四年，統義天以祭奠淨源爲名，兼進金塔二座。杭州刺史蘇軾疏言，外夸不可使屢入中國，以疏邊防。金塔宜卻弗受。神宗從之。元延祐四年，高麗藩王奉詔進香幡，經於此。至正末燬。洪武初重葺，俗稱高麗寺。礎石精工，藏輪宏麗。兩山所無，萬曆間，僧如通重修。余少時從先宜人至寺燒香，出錢三百，命輿人推轉輪藏。輪轉呀呀，如鼓吹初作。後旋轉熟滑，藏轉如飛，推者莫及。

法相寺

法相寺俗稱長耳相。後唐時有僧法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天成二年，自天台國清寒巖來遊錢武肅王，待以賓禮，居法相院。至宋乾祐四年正月六日，無疾坐方丈，集徒衆沐浴，跣而逝。弟子澀漆其真身，供佛龕，謂是定光佛後身。婦女祈求子嗣者，懸幡設供，無虛日。以此法相名著一時。寺後有錫杖泉，水益活石。僧廚香潔，齋供精良。寺前菱白筍，其嫩如玉，其香如蘭，入口甘芳，天下無比。然須在新秋八月餘時不能也。

袁宏道法相寺拜長耳和尚肉身戲題

輪相居然足，漆光與鑑新。神魂知也未，爪齒幻耶真。骨董休疑客，莊嚴不待人。饒他金與石，到此亦成塵。

徐渭法相寺看活石

蓮花不在水，分葉簇青山。徑折雖能入，峯迷不待還。取蒲量石長，問竹到溪灣。莫怪掩斜日，明朝恐未閒。

張京元法相寺小記

法相寺不甚麗，而香火駢集。定光禪師長耳道蛻，婦人謁之，以爲宜男，爭摩頂腹，漆光可鑑。寺右數十武，度小橋，折而上，爲錫杖泉，涓涓細流，雖大旱不竭。經流處，僧置一砂缸，挹

注供爨久之。水土鏽結。蒲生其上。厚幾數寸。竟不見缸質。因名蒲缸。倘可剗置研池爐足。古董家不秦漢不道矣。

李流芳題法相山亭畫

去年在法相有送友人詩云。十年法相松間寺。此日淹留卻共君。忽忽送君無長物。半間亭子一溪雲。時與方回孟暘避暑竹閣。連夜風雨。泉聲轟轟不絕。又有題扇頭小景一詩。夜半溪閣響。不知風雨歇。起視杳靄閒。悠然見微月。一時會心。不知作何語。今日展此。亦自可思也。壬子十月大佛寺倚醉樓燈下題。

于墳

于墳。于少保公以再造功。受冤身死。被刑之日。陰霾翳天。行路踴歎。夫人流山海關。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目無光明。借汝眼光見形於皇帝。翌日。夫人喪其明。會奉天門災。英廟臨視。公形見火光中。上惘然念其忠。乃詔貸夫人歸。又夢公還眼光。目復明也。公遺骸。都督陳達密囑瘞藏。繼子冕請葬錢塘祖塋。得旨奉葬於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上遣行人馬曠諭祭。其詞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以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七年。賜諡曰肅愍。建祠曰旌功。萬曆十八年。改諡忠肅。四十二年。御史楊鶴

爲公增廓祠宇。廟貌巍煥。屬雲間陳繼儒作碑記之。碑曰。大抵忠臣爲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死。然後有豪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悶。黃河之排山倒海。是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悶也。昔者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召勤王之師。兩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夸令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一見廉頗傳。秦王偪趙王會渾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繇前言之。公爲宋之目夸。繇後言之。公不爲廉頗。且何也。嗚呼。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後當立。誰不知之。公之識。豈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豈出鍾同章綸下。蓋公相時度勢。有不當言者。有不必言者。當裕陵在鹵。茂陵在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高宗。戰不可。和不可。無一而可。爲制鹵地。此不當言也。裕陵既返。見濟薨。鄰王病。天人攸歸。非裕陵而誰。又非茂陵而誰。明率百官朝請復辟。直以遲暉待時耳。此不必言也。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劫局。非遲局。乃縱橫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盍去諸嗚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裕陵安。而茂陵亦安。若公

諍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鋼。不將獨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郟王之兄弟。而實密護吾君之父子。乃知回鑿公功。其他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也。人能見所見而不能見所不見。能見此豪傑之敢。不能見者聖賢之閔。敢於任死而閔於暴君。公真古大臣之用心也哉。公祠既盛。而四方之祈夢至者接踵。而答如響。

王思任弔于忠肅祠詩

涕割西湖水。于墳望岳墳。孤烟埋碧血。太白黯妖氛。社稷留遺我。頭顱擲與君。南城得意骨。何處暮楊聞。一派笙歌地。千秋寒食朝。白雲心浩浩。黃葉淚蕭蕭。天柱擎鴻社。人生付鹿麋。北邙今古諱。幾突麗山椒。

張溥弔于忠肅詩

括柏風嚴辭月明。至今兩袖識書生。青山魂魄分夸夏。白日鬚眉見太平。一死錢塘潮尚怒。孤墳岳渚水同清。莫言軟美人如土。夜夜天河望帝京。

張岱于少保祠詩

平生有力濟危川。百二山河去復旋。宗澤死心援北狩。李綱痛哭止南遷。澗池立子還無日。社稷呼君別有天。復辟南宮豈是奪。借公一死取貂蟬。社稷存亡股掌中。反因罪案

見精忠。以君孤注。憂王旦。分我杯羹。歸太公。但使廬陵存外邸。自知冕服返桐宮。屬鏤賜死非君意。曾道于謙實有功。

楊鶴于墳華表柱銘

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

又正詞柱銘

千古痛錢塘。並楚國孤臣。白馬江邊。怒捲千堆夜雪。兩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陽亭裏。傷心兩地風波。

董其昌于少保祠柱銘

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自分一腔拋熱血。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獨留青白在人間。

張岱于少保柱銘

宋室無謀。歲輸鹵數萬幣。和議既成。安得兩宮歸朔漢。漢家關智。幸分我一杯羹。挾求非計。不勞三寸返新豐。

張岱定香橋小記

甲戌十月。攜朱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

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攜縑素。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絃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出寸許紫檀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素生楚芝串調腔戲。又復妙絕。章侯唱卮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話。純卿笑曰。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裴將軍晏居喪。請吳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曰。將軍爲我舞劍一回。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脫縗衣。纏結上馬。馳驥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驚慄。道子奮袂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爲純卿畫佛。而純卿舞劍。政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觔。作胡旋舞數纏。大矐而罷。

風篁嶺

風篁嶺多蒼筤篠簍。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泮治潔楚。名曰風篁嶺。蘇子瞻訪辨才於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造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記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邱。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土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

陶令魏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

李流芳風篁嶺詩

林壑深沈處，全憑篠簞迷。片雲藏屋裏，二老到雲棲。學士留龍井，遠公過虎溪。烹來石廬白翠色，映玻璃。

龍井

南山上下有兩龍井，上爲老龍井，一泓寒碧，清冽異常，棄之叢薄間，無有過而問之者。其地產茶，遂爲兩山絕品。再上爲天門，可通三竺，南爲九溪，路通徐邨，水出江干，其西爲十八澗，路通月輪山，水出六和寺下。龍井本名延恩衍慶寺，唐乾祐二年，居民募緣改造，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東坡書額。紹興三十一年，改廣福院。淳祐六年，改龍井寺。元豐二年，辨才師自天竺歸老於此，不復出，與蘇子瞻、趙閱道、友善。後人建三賢閣祀之。歲久寺圯，萬曆二十三年，司禮孫公重修，構亭軒，築橋鑿浴龍池，創霖雨閣，煥然一新。遊人駢集。

一片雲

神運石在龍井寺中，高六尺許，奇怪突兀，特立蒼下，有木香一架，穿繞竅竇，蟠若龍蛇。正統十三年，中貴李德駐龍井，天旱，令力士淘之，初得鐵牌二十四，玉佛一座，金銀一錠，鑿大宋

元豐年號後得此石以八十人昇起之上有神運二字旁多款識總漫不可讀不知何代所鐫大約皆投龍以祈雨者也風篁嶺上有一片雲石高可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鏤刻松磴盤屈草莽間有石洞堆砌工緻巖巖石後有片雲亭爲司禮孫公所構設石棋枰於前上鐫興來臨水敲殘月談罷吟風倚片雲之句遊人倚徒不忍遽去

秦觀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來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乘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灌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朝音堂明日乃還

張京元龍井小記

過風篁嶺是爲龍井卽蘇端明米海嶽與辨才往來處也寺北向門內外修竹琅琅井在殿左泉出石罅竅小園池下復爲方池承之池中各有巨魚而水無腥氣池淙淙下瀉繞

寺門而出。小座與嚮亭。翫一片雲石。山僧汲水供茗。泉味色俱清。僧容亦枯寂。視諸山迥異。

王穉登龍井詩

深谷盤迴入。靈泉劈沸流。隔林先作雨。到寺不勝秋。古殿龍王在。空林鹿女遊。一尊斜日下。獨爲古人留。

袁宏道龍井詩

都說今龍井。幽奇驗昔時。路迂迷舊處。樹古失名兒。渴仰雞蘇佛。亂參玉版師。破筒分谷水。艾草出秦碑。數盤行井上。百計引泉飛。畫壁屯雲族。紅欄蝕水衣。路香茶葉長。畦小藥苗肥。宏也學蘇子。辨才君是非。

張岱龍井柱銘

夜壑泉歸。渥注能致千巖雨。曉堂龍出。崖石皆爲一片雲。

九溪十八澗

九溪在烟霞嶺西。龍井山南。其水屈曲洄環。九折而出。故稱九溪。其地徑路崎嶇。草木蔚秀。人烟曠絕。幽閨靜悄。別有天地。自非人間。溪下爲十八澗。地故深邃。卽緇流非遺世絕俗者。

不能久居。按志。澗內有李巖寺。宋陽和王梅園梅花徑等蹟。今都湮沒無存。而地復遼遠。僻處江干。老於西湖者。各各勝地。尋討無遺。問及九溪十八澗。皆茫然不能置對。

李流芳十八澗詩

已酉始至十八澗。與孟陽無際。同到徐邨第一橋。飯於橋上。溪流淙然。山勢迴合。坐久不能去。予有詩云。溪九澗十八。到處流活活。我來三月中。春山雨初歇。奔雷與飛霰。耳目兩奇絕。悠然向溪坐。況對山嵯嶮。我欲參雲栖。此中解脫法。善哉汪子言。開心隨水滅。無際亦有和余詩。忘之矣。

西湖夢尋

卷之五

古劍蝶庵張 公世著集

西湖外景

西谿

栗山高六十二丈。周迴十八里。二百步。山下有石人嶺。峭拔凝立。形如人狀。雙髻聳然。過嶺爲西溪。居民數百家。聚爲郛市。相傳宋南渡時。高宗初至武林。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後人遂以名。地甚幽僻。多古梅。梅格短小。屈曲槎枒。大似黃山松。好事者至其地。買得極小者。列之盆池。以作小景。其地有秋雪庵。一片蘆花。明月映之。白如積雪。大是奇景。余謂西湖真江南錦繡之地。入其中者。目脈綺麗。耳脈笙歌。欲尋深谿盤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當以西谿爲最。余友江道關有精舍在西谿。招余同隱。余以鹿鹿風塵。未能赴之。至今猶有遺恨。

王梅登西溪寄彭欽之書

西湖夢尋

留武林十日許。未嘗一至湖上。然遂窮西谿之勝。舟車程並十八里。皆行山雲竹藪中。衣袂盡綠。桂樹大者。兩人圍之不盡。樹下花覆地如黃金。山中人縛帚掃花。售市上。每担僅當脫粟之半耳。往歲行山陰道上。大歎其佳。此行似勝。

李流芳題西谿畫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與自雲。栖翻白沙嶺。至西谿。夾路修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下。夸曠平曠。遠邨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興至嶽廟。又十里。梅花綿亘。邨落彌望如雪。一似余家西嶺山中。是日飯永興。登樓嘯咏。夜還湖上。小築同孟暘印。持子將痛飲。翼日出册子畫此。癸丑十月烏鎮舟中題。

楊蟠西谿詩

爲愛西谿好。長憂谿水窮。山源春更落。散入野田中。

王思任西谿詩

一嶺透天目。千谿叫雨頭。石雲開繡壁。山骨洗寒流。鳥道苔衣滑。人家竹語幽。此行不作路。半武百年遊。

張岱秋雪庵詩

古宕西谿天下聞，輞川詩是記游文。庵前老荻飛秋雪，林外奇峯聳夏雲。怪石稜層皆露骨，古梅結屈止留筋。谿山步步堪盤礴，植杖聽泉到夕曛。

虎跑泉

虎跑寺本名定慧寺。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師所建。憲宗賜號曰廣福院。大中八年，改大慈寺。僖宗乾符三年，加定慧二字。宋末燬。元大德七年，重建。又燬。明正德十四年，寶掌禪師重建。嘉靖十九年，又燬。二十四年，山西僧永果再造。今人皆以泉名其寺。云：先是，性空師爲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來遊此山，樂其靈氣鬱盤，棲禪其中。苦於無水，意欲他徙。夢神人語曰：師毋患水，南嶽有童子泉，當遣二虎馭來。翼日，果見二虎跑地出泉，清香甘冽。大師遂留。明洪武十一年，學士宋濂朝京道山下，主僧邀濂觀泉。寺僧披衣同舉梵咒，泉鬚沸而出，空中雪舞，濂心異之，爲作銘以記。城中好事者，取以烹茶，日去千擔。寺中有調水符，取以爲驗。

蘇軾虎跑泉詩

亭亭石榻東峯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趨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灌漑罷，臥聽空階環珞響。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袁宏道虎跑泉詩

竹林松澗淨無塵。僧老當知寺亦貧。飢鳥共分香積米。枯枝常足道人薪。碑頭字識開山。楊爐裏灰寒。護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盞。芽茶烹得與嘗新。

鳳凰山

唐宋以來。州治皆在鳳凰山麓。南渡駐輦。遂爲行宮。東坡云。龍飛鳳舞入錢塘。茲蓋其右。翅也。自吳越以逮南宋。俱於此建都。佳氣扶輿。萃於一脈。元時惑於楊髡之說。卽故宮建立五。寺。築鎮南塔以厭之。而茲山到今落寞。今之州治。卽宋之開元故宮。乃鳳凰之左翅也。明朝因之。而官可藩臬。皆列左方。爲東南雄會。豈非王氣移易。發洩有時也。故山川壇。八卦田。御教場。萬松書院。天真書院。皆在鳳凰山之左右焉。

蘇軾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余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余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徐渭八仙臺詩

南山佳處有仙臺。臺畔風光絕素埃。羸女只教迎鳳入。桃花莫去引人來。能令大藥飛雞

犬欲傍中央剪草萊，舊伴自應尋不見。湖中無此最深隈。

袁宏道天真書院詩

百尺頽墻在三千舊事閒，野花粘壁粉，山鳥煽爐溫。江亦學之字，田猶畫卦文。兒孫空滿眼，誰與薦荒芹。

朱大內

宋元拾遺記：高宗好耽山水，於大內中更造別院，曰小西湖。自遜位後，退居是地，奇花異卉，金碧輝煌，婦寺宮娥充斥其內。享年八十有一。按錢武肅王，年亦八十一，而高宗與之同壽。或曰：高宗卽武肅後身也。南渡史又云：徽宗在汴時，夢錢王索還其地，是日卽生高宗。後果南渡。錢王所轄之地，盡屬版圖。疇昔之夢，蓋不爽矣。元興，楊漣真伽壤大內，以建五寺，曰報國，曰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勝。皆元時所建。按志：報國寺卽垂拱殿，興元卽芙蓉殿，般若卽和寧門，仙林卽延和殿，尊勝卽福寧殿。雕梁畫棟，尙有存者。白塔計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像數千，整飾華麗。取宋南渡諸宗骨殖，雜以牛馬之骸，壓於塔下，名以鎮南。未幾爲雷所擊，張十誠尋燬之。

謝皋羽弔宋內詩

西湖夢尋

複道垂楊草亂交。武林無樹是前朝。野猿引子移來宿。櫻盡花開翡翠巢。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林草自春。閒說光堯皆墮淚。女官猶是舊宮人。紫宮樓閣逼流霞。今日淩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禾黍何人爲守關。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當時鸚鵡言。

黃晉卿弔宋內詩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歎荒涼。爲言故國游麋鹿。漫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疊道。雨多蒼翠上宮墻。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趙孟頫宋內詩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游。故國金人愁別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茫茫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劉基宋大內詩

澤國繁華地。前朝此建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長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十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無。幣帛敦和議。刀弓抑武夫。但聞當宇奏。不見立廷呼。鬼蜮昭華袞。龜鼉出巨區。至尊危北闕。多士樂西湖。鶴首

馳文舫。龍鱗舞繡福。巨壑擊擁劍。香飯灑雕胡。蝸角乾坤大。鼈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歎瞻烏。白馬遠京聲。銅駝鄧路衢。舍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貞。塗泥賦上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海。歌咏已唐虞。鷗革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專鱸。

梵天寺

梵天寺在山川壇後。宋乾德四年。錢吳越王建名南塔。治平十年。改梵天寺。元元統中燬。明永樂十五年重建。有石塔二。靈鰻井。金井。先是。四明阿育王寺有靈鰻井。武肅王迎阿育王舍利歸梵天寺奉之。鑿井南廊。靈鰻忽見。僧贊有記。東坡倅杭時。詩僧寺詮住此。東坡過訪。見其壁間詩。有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履。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東坡援筆和之曰。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履。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清遠幽深。其氣味自合。

蘇軾梵天寺題名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履。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不恨子瞻書。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

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徒倚久之東坡書

勝果寺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着禪師建其地松徑盤紆澗淙潏潏羅刹石在其前鳳凰山列其後江景之勝無過此出南塔而上卽其地也宋熙寧間有僧清順住此順約介寡交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盎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筭之供恆缺乏也一日東坡至勝果見壁間有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東坡卽與接談聲名頓起

僧圓淨勝果寺詩

深林容鳥道古洞隱春羅天迴聞潮早江空得月多
冰霜叢草木舟楫玩風波巖下幽栖處時聞白石歌

僧處默勝果寺詩

路自中峯上盤迴出薛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古木叢青藜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聲雜笙歌

五雲山

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岡阜深秀。林巒蔚起。高千丈。週週十五里。沿江自徐邨進路。遠山盤曲而上。凡六里。有七十二灣。石磴千級。山中有伏虎亭。梯以石城。以便往來。至頂半。岡名月輪山。上有天井。大旱不竭。東爲大灣。北爲馬鞍。西爲雲塢。南爲高麗。又東爲排山。五峯森列。駕軼雲霞。俯視南北兩峯。若錐朋立。長江帶繞。西湖鏡開。江上帆檣。小若鷗兔。出沒烟波。真奇觀也。宋時。每每臘前。僧必捧雪表進。黎明入城中。散猶未集。蓋其地高寒。見雪獨早也。山頂有真際寺。供五福神。貿易者必到神前借本。持其所挂楮鏹去。獲利則加倍還之。借乞甚多。楮鏹恆缺。卽尊神放債。亦未免窮愁。爲之掀髯一笑。

袁宏道御教場小記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峯。及一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黃常以余不登。保俶塔爲笑。余謂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子。北高峯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略闊。然我身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方爲哉。石黃無以難。

雲栖

雲栖。宋熙寧間。有僧志逢者居此。能伏虎。世稱伏虎禪師。天禧中。賜真濟院額。明弘治間。

爲洪水所圯。隆慶五年，蓮池大師名株宏，字佛慧，仁和沈氏子，爲博士弟子，試必高等，性好清淨，出入二氏，子癘婦歿，一日閱慧燈集，失手碎茶甌，有省，乃視妻子爲鶻臬布衫，於世相一筆盡勾，作歌寄意，棄而專事佛。雖學使者屠公力挽之不同也。從蜀師剃度，受具游方，至伏牛坐煉，噫語忽現舊習，而所謂一筆勾者，更隱隱現去。經東昌府謝居士家，乃更釋然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執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當是時，似已感破心空，然終不自以爲悟。歸得古雲栖寺舊址，結茅默坐，懸鐘煮糜，日僅一食，胸挂鐵牌，題曰鐵若開花。方與人說，久之，檀越爭爲構室，漸成叢林。弟子日進，其說主南山戒律，東林淨土，先行戒疏，發隱，後行彌陀疏鈔。一時江左諸儒，皆來就正。王侍郎宗沐間，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貓兒突出時，如何自代。云：走卻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云：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盡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其持論嚴正，詰解精微，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略無屈。海內名賢，望而心折。孝定皇太后繪像宮中，禮焉。賜蟒袿，裝不敢服，破衲數幃，終身無改。齋惟蔬菜，有至寺者，高官輿從，一粟平等。几無加豆，仁和樊令問心羅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過去，何事不辦得。或問何不貴前知。師曰：

嘗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會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看終場。能增減一齣否耶。甬東屠隆於淨慈寺迎師觀所著曇花傳奇。虞淳熙以師梵行素嚴。阻止師竟。備諸紳矜臨場諦觀。訖無所忤。寺必設戒。絕釵釧聲。而時撫琴弄簫。以樂其脾神。晚著禪關策進。其所述峭似高峯。冷似冰者。庶幾似之矣。喜樂天之達。選行其詩。平居笑談諸譚。灑脫委蛇。有永公清散之風。未嘗一味槁木死灰。若宋旭所議擔板漢。真不可思議人也。出家五十年。種種具囑語中。萬歷乙卯六月晦日。書辭諸友。還山設齋。分表施襯。若將遠行者。七月三日卒。仆不語。次日復醒。弟子輩問後事。舉囑語對。四日之午。命移面西向。循首閉目。同無疾時。哆哪念佛。趺坐而逝。往吳有神李曇降毗山。謂師是古佛。而楊靖安萬春嘗見師現身。施食吳中。一信士窺空室。四鬼持燈至。忽列三蓮座。師坐其一。佛像也。乩仙之靈者云。張果聽師說心賦於永明李屯部。婦素不信佛。偏受師戒。驗年屈三指化云。身是梵僧。阿那吉多。而僧俗將坐脫時。多請說戒說法。然師自名凡夫。諸事恐呵責。不敢以聞。化前一日。漏語見一大蓮華蓋。不復能秘其往生之奇云。

袁宏道雲棲小記

雲棲在五雲山下。籃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奧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於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

旋天轉地，何勞捏日，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着眼。

李流芳雲棲春雪圖跋

余春夏秋常在西湖，但未見寒山而歸。甲辰，同二王參雲棲，時已二月，大雪盈尺，出赤山步，一路瓊枝玉幹，披佛照曜，望江南諸山，皚皚雲端，尤可愛也。庚戌秋，與白民看雪兩隄，余既歸，白民獨留，遲雪至臘盡，是歲竟無雪，快快而返，世閒事各有緣，固不可以意求也。癸丑陽月題。

又題雪山圖

甲子嘉平月九日，大雪泊舟關門，作此圖，憶往歲在西湖遇雪，雪後兩山出雲，上下一白，不辨其爲雲爲雪也。余畫時目中有雪，而意中有雲，觀者指爲雲山圖，不知乃畫雪山耳。放筆一笑。

張岱贈蓮池大師柱對

說法平臺，生公一語石一語，棲真斗室，老僧半閒雲半閒。

六和塔

月輪峯在龍山之南。月輪者省其形也。宋張君房爲錢塘令。宿月輪山。夜見桂子下塔露。旋種散墜。如牽牛子。峯旁有六和塔。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築之。以鎮江湖。塔九級。高五十餘丈。撐空突兀。跨陸府川。海船方泛者。以塔燈爲之向導。宣和中。燬於方臘之亂。紹興二十三年。僧智晏改造七級。明嘉靖十二年。燬。中有湯思退等彙寫佛說四十二章。李伯時石刻觀音大士像。塔下爲渡魚山。隔岸刻中諸山。歷歷可數也。

李流芳題六和塔曉騎圖

燕子磯上臺。龍潭驛口路。昔時並馬行。夢中亦同趣。後來五雲山。遙對西興渡。絕壁瞰江立。恍與此境遇。人生能幾何。江山幸如故。重來復相攜。此樂不可喻。置身畫圖中。那復言歸去。行當尋雲棲。雲棲渺何處。此子甲辰與王淑士平仲參雲棲舟中爲題畫詩。今日展予所畫六和曉騎圖。此境恍然。重爲題此。壬子十月六日定香橋舟中。

吳琚六和塔應制詞

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雷初發。白馬凌空。瓊鯨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蔥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似吳兒飛彩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右調)

醉江月

楊維禎觀潮詩

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龜夜食羅刹水。須臾海關龜窟門，地捲銀龍薄於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洗蛇鬼穴，婆留折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景好，斷鯨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螺沙田食沙草。匡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軋道。

徐渭映江樓看潮詩

魚鱗金甲屯牙帳，翻身却指潮頭上。秋風吹雪下江門，萬里瓊花捲層浪。傳道吳王渡越時，三千強弩射潮低。今朝筵上看傳令，暫放胥濤掣水犀。

鎮海樓

鎮海樓，舊名朝天門。吳越王錢氏建，規石爲門，上架危樓，樓基壘石，高四丈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左右石級登樓，樓連基高十有一丈。元至正中，改拱北樓。明洪武八年，更來遠樓，後以字畫不祥，乃更名鎮海。火於成化十年，再造於嘉靖三十五年。是年九月，又火。總制胡宗憲重建，樓成，進幕士徐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就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趨召掌計廩銀之兩百二十，爲秀才廩。渭謝移不敢。公曰：我媿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媿媿，倘用福先。

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涓咸公語。乃拜賜持歸。盡囊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東南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木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咏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顏其堂曰酬字。

徐涓鎮海樓記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鄰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竊長驚。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夸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游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

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饗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析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微，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微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某官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搆，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壘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懼，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鎮海。

張岱鎮海樓詩

錢氏稱臣歷數傳，危樓突兀署朝天。越山吳地方隅盡，大海長江指顧連。使到百蠻皆禮拜，潮來九折自盤旋。成嘉到此經三火，皆值王師靖海年。都護當年築廢樓，文長作記此中遊。適逢困鯨來投轄，正值饑鷹自下鞬。嚴武題詩屬杜甫，曹瞞拆字忌楊修。而今礎

有青藤筆更討何人數字酬。

伍公祠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尸盛以鴟兮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湧激隄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銀鍔雪鬚，素車白馬，立在潮頭者，遂爲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迎之，弄潮之戲，蓋始於此。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曰忠靖，封英烈王。嘉熙間，海潮大溢，京兆趙興權禱於神，水患頓息，乃奏建英衛閣於廟中。元末燬，明初重建，有唐廬元輔胥山銘序。宋王安石廟碑銘。

高啓伍公祠詩

地大天荒蕩業空，曾於青史歎遺功。鞭屍楚墓生前孝，抉眼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翻白浪，劍埋冤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吳山烟雨中。

徐清伍公廟詩

吳山東畔伍公祠，野史評多無定詞。舉族何辜同刈草，後人卻苦論鞭屍。退耕始覺投吳早，雪恨終嫌入郢遲。事到此公真不幸，鐫鍊依舊遇夫差。

張岱伍相國祠詩

突兀吳山雲霧迷。潮來潮去大江西。兩山吞吐成婚嫁。萬馬奔騰應鼓鼙。清濁涵涵天覆地。玄黃錯雜血連泥。旌幢幡蓋威靈遠。檄到娥江取候齊。從來潮汐有神威。鬼氣陰森白日微。隔岸越山遺恨在。到江吳地故都非。錢塘一臂鞭雷走。龍緒雙頤颯雪飛。燈火滿江風雨急。素車白馬相君歸。

城隍廟

吳山城隍廟。宋以前在皇山。舊名永固。紹興九年徙建於此。宋初封其神。姓孫名本。永樂時封其神爲周新。新南海人。初名日新。文帝常呼新。遂爲名。以舉人爲大理寺評事。有疑獄。輒一語決白之。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爲冷面寒鐵。長安中以其名止兒啼。轉雲南按察使。改浙江。至界見羣蚋飛馬首尾之。秦中得一暴屍。身餘一輪。一小鐵識。新曰。布賈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入市市中布。一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鞠得盜。召屍家人與布而置盜法。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曰。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曰。其寺僧殺人乎。而冤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自遠方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且取無有。商白新。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則客暴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爲政。多類此。新行部微服。視

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其縣中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其遑不得。新出獄曰。我是縣官。大驚。當是時。周廉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探事浙中。千戶作威福。受賕。會新入京。遇諸派。即捕千戶繫派獄。千戶逸。出訴綱。綱更誣奏新。上怒。逮之。即至。抗嚴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詔書死。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不懌。問左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剛直。使臣城隍。浙江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遂封新爲浙江都城隍。立廟吳山。

張岱吳山城隍廟詩

宣室慙慙問賈生。鬼神情狀不能名。見形白日天顏動。浴血黃泉御座驚。革伴鷓鴣夸猶有。氣身殉豺虎豈無靈。只愁地下逢龍笑。笑爾奇冤遇聖明。尙方特地出楓宸。反向西郊斬直臣。思以鬼言回聖主。還將尸諫退僉人。血誠無籍丹爲色。寒鐵應教金鑄身。坐對江湖多冷面。至今冤氣未曾伸。

又城隍廟柱銘

厲鬼張巡。敢以血身污白日。閻羅包老。原將鐵面比黃河。

火德廟

火德祠在城隍廟右。內爲道士精廬。北眺西冷。湖中勝槩。盡作盆池小景。南北兩峯如研山。在案。明望二湖。如水盂在几。窗櫺門棧。凡見湖者。皆爲一幅畫圖。小則斗方。長則單條。闊則橫披。縱則手卷。移步換影。若遇韻人。自當解衣盤礴。畫家所謂水墨丹青。淡描濃抹。無所不有。昔人言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煮山川。蓋謂此也。火居道士能爲陽羨書生。則六橋三竺。皆是其鵝籠中物矣。

張岱火德祠詩

中郎評看湖。登高不如下。千頃一湖光。縮爲杯子大。余愛眼界寬。大地收隴。罅竊與窗櫺。到眼皆同畫。漸入亦漸佳。長康食甘蔗。數筆倪雲林。居然勝荆夏。刻畫非不工。澹遠長聲價。余愛道士廬。寧受中郎罵。

芙蓉石

芙蓉石。今爲新安吳氏書屋。山多怪石危巒。綴以松柏。大皆合抱。塔前一石。狀若芙蓉。爲風雨所墜。半入泥沙。較之寓林奔雲。尤爲茁壯。但恨主人深愛此石。置之懷抱。半步不離。樓榭偏之。反多阨塞。若得礎柱相讓。脫離丈許。松石閒意。以澹遠取之。則妙不可言矣。吳氏世居上

山主人年十八身無寸縷人輕之呼爲吳正官一日早起拾得銀簪一枝重二銖卽買牛血煮之以食破落戶自此經營五十餘年蘇徽抵燕爲吳氏之典舖八十有三東坡曰一簪之資可以致富觀之吳氏信有然矣蓋此地爲某氏花園先大夫以三百金折其華屋徙造寄園而吳氏以厚值售其棄地在當時以爲得計而今至吳園見此怪石奇峯古松茂柏在懷之壁得而復失真一回相見一回懊悔也。

張岱芙蓉石詩

吳山爲石窟是石必玲瓏此石但渾樸不復起奇峯花瓣幾層摺墮地一芙蓉癡然在草際上覆以長松灌磨如結鐵蒼翠有苔封主人過珍情周護以墪墉恨無舒展地支鶴閉箱籠僅堪留几席聊爲怪石供。

雲居庵

雲居庵在吳山居鄰宋元祐間爲佛印禪師所建聖水寺元元貞間爲中峯禪師所建中峯又號幻住祝髮時有故宋宮人楊妙錫者以香盒貯髮而舍利叢生遂建塔寺中元末燬明洪武二十四年併聖水於雲居賜額曰雲居聖水禪寺歲久殿圯成化間僧文紳修復之寺中有中峯自寫小像上有贊云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做中峯鏡面添埃塵向言六橋有

千樹桃柳。其紅綠爲春事淺深。雲居有千樹楓柏。其紅黃爲秋事淺深。今且以薪以蕪。不可復問矣。曾見李長蘅題畫曰。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爲最。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爲中峯手植。歲久浸淫。爲寺僧剪伐。什不存一。見之輒有老成凋謝之感。去年五月。自小築至清波。訪友寺中。落日坐長廊。沽酒小飲。已暮回城上。望鳳皇南屏諸山。冷月踏影而歸。翌日遂爲孟陽畫此。殊可思也。

李流芳雲居山紅葉記

余中秋石月於湖上者三。皆不及待紅葉而歸。前日舟過塘棲。見數樹丹黃可愛。躍然思靈隱蓮峯之約。今日始得一踐。及至湖上。霜氣未遍。雲居山頭。千樹楓柏。尙未有酣意。豈余與紅葉緣尙慳與。因憶往歲忍公有代紅葉招余詩。余亦率爾有答。聊記於此。二十日西湖。領略猶未了。一朝別爾歸。此遊殊草草。當我欲別時。千山秋已老。更得少日留。霜酣變林杪。子常爲我言。靈隱楓葉好。千紅與萬紫。亂插向晴昊。爛然列錦繡。森然建旂旄。一生未得見。何異說食飽。

高啓宿幻住樓霞臺詩

窈白鳥聲曉。殘鐘渡谿水。此生幽夢迴。獨在空山裏。松巖留佛燈。葉地響僧履。予心方滿。

寂閒臥白雲起

夏原吉雲居庵詩

誰開雲居境，峨峨瞰古城。兩湖晴送碧，三竺分青曉。經鏡千函妙，鐘鳴萬戶驚。此中真可樂，何必訪蓬瀛。

徐渭雲居庵松下眺城南詩

夕照不曾殘，城頭月正圓。霞光翻鳥墮，江色上松寒。市客屠俱集，高空醉屢看。何妨高漸離，抱卻筑來彈。城下有晉日者善彈詞

施公廟

施公廟在石烏龜巷，其神爲施全。宋殿前小校也。紹興二十年二月朔，秦檜入朝，乘肩輿過翠仙橋，全挾長刃遮道刺之，透革不中。檜斬之於市，觀者如堵牆，中有一人大言曰：此不了漢，不斬何爲？此語甚快。秦檜奸惡，天下萬世人皆欲殺之。施全刺之，亦天下萬世中一人也。其心其事，原不爲岳鄂王起見，今傳奇以全爲鄂王部將，而岳墳以全入之翊忠祠，則施全此舉反不公不大矣。後人祀公於此，而不配享岳墳，深得施公之心矣。

張岱施公廟詩

施殿司，不了漢，刺虎不傷蛇，不斷受其反噬，齒利劍，殺人婦人，報可汗，厲鬼街頭白晝現，老奸至此，揜其面，邀呼簇擁，進車幔，棄屍漂泊，錢塘岸，怒捲背濤，走雷電，雲蠟移來天地變。

三茅觀

三茅觀在吳山西南，三茅者，兄弟三人，長曰盈，次曰固，季曰衷，秦初咸陽人也，得道成仙，自漢以來，即崇祀之，第觀中三像一立一坐一臥，不知何說，以意度之，或以行立坐臥，皆是修煉功夫，教人不可躐過耳，宋紹興二十年，因東京舊名，賜額曰寧壽觀，元至元開燈，明洪武初重建，成化十年，建昊天閣，嘉靖三十五年，總制胡宗憲以平烏夸功，奏建真武殿，萬歷二十一年，司禮孫隆重修，并建鍾翠亭三義閣，相傳觀中有楮遂良小楷陰符經墨跡，景定庚申，宋理宗以賈似道有江漢功，賜金帛鉅萬，不受，詔就本觀取陰符經以酬其功，此事殊韻，第不應於賈似道當之耳，余嘗謂曹操賈似道千古奸雄，乃詩文中之有曹孟德，書畫中之有賈秋壑，覺其罪業滔天，減卻一半，方曉詩文書畫，乃能懺悔惡人如此，凡人一竅尚通，可不加意詩文，留心書畫哉。

徐渭三茅觀觀潮詩

黃幡繡字金鈴重。仙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搖綠波。海門數點潮頭動。海神罷舞迴腰窄。天地有身存不得。誰將練帶括秋空。誰將古概量春雪。黑鬚戴地幾萬年。晝夜一身神血竭。升沈不守瞬息事。人閒白浪今如此。白日高高慘不光。冷虹隨身縈城隍。城中那得知城外。卻疑寒色來何方。鹿苑草長文殊死。獅子隨人吼祇樹。吳山石頭坐秋風。帶着高冠拂雲霧。

又三茅觀眺雪詩

高會集黃冠。琳宮夜坐闌。梅芳成蕊易。雪謝作花難。簷月沈杯煖。江峯入坐寒。莫雅驚炬火。飛去破烟嵐。

紫陽庵

紫陽庵在端石山。其山秀石玲瓏。巖竇竒竊。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元至元開道十餘洞。陽得之。改爲紫陽庵。其徒丁野鶴。修煉於此。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嬾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俱兩亡。虛空鎮長寂。遂抱膝而逝。守素乃奉屍而漆之。端坐如生。妻亦束髮爲女冠。不下山者二十年。今野鶴真身在殿庭之右。亭中名賢留題甚衆。其庵久廢。明正統甲子。道士范應虛重建。鼎大年爲記。萬曆三十一年。布政史繼辰范濂。搆空翠亭。撰紫陽仙蹟記。

繪其圖景，并名公詩，並勒石亭中。

李流芳題紫陽庵畫

南山自南高峯邈邈而至城中之吳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烟霞、南屏、萬松、慈雲、勝果、紫陽，一巖一壁，皆可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類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已亥歲，與淑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兩山間，獨與紫陽隔關，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蓋不見十餘年，所往來於胸中者，竟失之矣。山水絕勝處，每恍惚不自持，強欲捉之，縱之旋去，此味不可與不知痛痒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而已矣。書之以發孟陽一笑。

袁宏道紫陽宮小記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徧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柰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爛僻之人，親近不得，可歎哉。

王樞登紫陽庵丁真人祠詩

丹壑斷人行，琪花洞裏生。亂崖兼地破，羣象逐峯成。一石一雲氣，無松無水聲。丁生化鶴

處。蛻骨不勝情。

董其昌題紫陽庵詩

初鄰塵市點靈峯。徑轉幽深紺殿重。古洞經春猶閔雪。危崖百尺有欹松。清猿靜叫空壇月。歸鶴愁聞故國鐘。石髓年來成汗漫。登臨須愧羽人蹤。

西湖夢尋

西湖夢尋卷五終

二八